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150 74

0 1 2 3 4 5 6 7 8 9 5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文選卷第三十五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七下

張景陽七命八首

詔

漢武帝詔一首

賢良詔一首

冊

潘元茂魏王九錫文一首



七下

七命八首

張景陽

張協字景陽載之中弟西晉仕至中書郎河間內史

沖漠公子含華隱曜

向曰沖漠幽寂也公子蓋假言之以

曜也

善曰沖漠沖虛恬漠也范曄後漢書孔融曰南山四皓潛光隱曜世嘉其高也

嘉遜龍盤越

善本作

世高蹈

良曰嘉善遜避跡也公子善守其德以

時俗以習高跡也

善曰周易曰嘉遜貞吉尚書大傳曰蟠龍賁信於其藏鄭玄曰蟠屈也左氏傳齊人歌曰魯人

之阜使游心於浩然玩志乎衆妙

鏡曰浩然大道之氣也

我高蹈

善曰莊子曰乘物以游心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

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

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絕景乎大荒之遐阻吞響

乎幽山之窮奧

烏浩反 翰曰絕滅景數遐遠窮極奧深

響於幽山極深之處使人不見不聞也

善曰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是謂大荒之野

毛詩曰幽南山奧隱處也

於是徇華大夫聞而造焉

七 濟曰徇求造焉

求華大夫聞沖漠公子就問

乃整

善本

雲輅

輅車也 善曰東飛黃神馬也求華大夫乘此車馬往沖漠

之所 善曰東京賦曰結飛雲之袷輅淮南子曰黃帝治

天下於是飛

越奔沙輶

輶女

流霜

銚曰越過奔流也流霜西

輶行流猶飛也

善曰劉劭

陵扶搖

之風躡堅冰之津

向

處

善曰莊子曰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司馬彪曰扶搖

上行風也

列子旌拂霄

五軌

出蒼垠

翰曰旌旗也乘空

雲霄之厓車跡出於蒼天之畔

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垠垠端厓曰

天清泠而

無霞野曠朗而無塵濟曰清冷晴色故無霞也曠臨重岫

而攬轡顧石室而迴輪良曰重岫石室皆所行歷險阻之

善曰仲長子昌言曰聞上古之隱士或伏重岫之內遂適

沖漠之所居善本有此一句善其居也崢嶸幽藹蕭瑟

玄向曰崢嶸幽藹並深貌蕭瑟虛玄寂靜貌善溟海渾

漢胡曰廣雅曰崢嶸深冥也說文曰亥幽遠也溟海渾

名岫郭曰溟海渾名渾有負海負海水色正黑謂之溟海說文曰渾流聲也後袁

義曰岫谷崑崙北谷名岫嶠深空之貌也音尋竹竦莖蔭

其怒百籟羣鳴聾其山良曰尋長竦立壑水也謂長竹立

成聲者及鳥獸之類羣鳴皆聾聾於山中也善曰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岳山尋竹生焉郭璞曰尋竹大竹也莊

子曰地嶺則衆竅是也聾其山謂衆聲既衝風發而迴日

飛礫刀起而麗天翰曰衝風急風也此急風忽發故能迴

於天善曰鹽鐵論曰衝風飄鹵於是登絕巘素長風

陳辯惑之辭命公子於巖中銑曰絕巘高山也邈向也求

沖漠公子以巖穴之下乃與之言善曰毛萇詩傳曰巘

小山別大山者也薛綜西京賦注曰邈向也論語子張曰

敢問崇曰蓋聞聖人不卷道而背時智士不遺身而匿跡

向曰不卷藏其道以背於時君不遺棄其身而隱匿名跡

善曰應瑒釋實曰聖人不違時而遐迹賢者不背俗而遺

切七啓曰感分遺身楚生必耀善本作華名於玉牀歿則

勒洪伐於金冊翰曰玉牀金冊並國史也歿死勒記洪大

冊已見西京賦今公子違世陸沈避地獨竄沈氏避代自隱曰陸沈已見張景陽雜詩孔安國尚書傳曰沈竄藏也善曰陸

違避也論語子曰賢者避世其次避地有生之歡滅資父

之義廢良曰平日生歡娛之道滅而君臣之義廢失資於事

也孝經曰資於事君也善曰漢書曰夫人有生之最靈者

父以事君而敬同愁洽百年苦溢千歲翰曰愁心多於百

歲洽猶多也善曰古詩曰何異促鱗之游汀瀼寧短羽

之棲翳善曰鳥會反翰曰促鱗小魚也汀瀼淺水也小鳥之

弱處于窮澤漸漬汀瀼當何聊賴汀吐冷冷切說文今將榮

曰瀼絕小水也奴冷切孫子兵法曰林木翳蒼也

子以天人之大寶悅子以縱性之至娛向曰天人之大寶

性之至娛謂聲色滋味也善曰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

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列子揚朱曰從性而游不逆萬物所

好七啓曰說窮地而游中天而居高也善曰列子曰穆

游觀之至娛

王執化人之祛騰傾四海之歡彈九州之腴翰曰傾盡天

而美盡悅之也彈盡也善曰說文曰歡喜樂也又曰

腴腹下肥者西都賓曰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焉

屈轂之瓠護解疏屬五之拘子欲之乎向曰齊有田仲者

曰轂大瓠堅如石厚而無竅願效之仲曰堅如石不可剖

也厚而無竅不可以受漿吾無用此而今大失喻公子入

仕故如鑽屈轂之瓠使其可用也昔猗窳國入殺君黃帝

加以桎梏致於疏屬山中今公子自苦於窮險之地而大

夫欲以榮貴及於公子亦如解此疏屬之拘桎梏也子之

欲乎謂大夫問於公子善曰言屈轂之瓠難鑽疏屬之

拘難解今欲以辯而鑽解之也韓子曰齊有居士田仲者

宋人屈轂往見之謂之曰轂有巨瓠堅如石厚而無竅而

效之先生田仲曰堅如石不可剖而斷厚而無竅不可以

受水漿吾無用此以為也屈轂曰然其棄物乎曰然今先

生雖不恃人之食亦無益人之國矣猶可棄之瓠也田仲

若有所失慙而不對山海經曰貳負殺猗窳帝乃桎之疏

屬之山桎其右公子曰大夫不遺來萃荒外雖在不敬敬

足反縛兩手也

四

下使反濟曰大夫不遺棄不材來集此荒外雖不達義敬聽嘉說也萃集敏達詒說也善曰毛萇

詩傳曰萃集也孝經曰參不敏說文曰詒會合善言也大夫曰寒山之桐出自太冥

翰曰太冥北方善曰楚辭曰北有塞含黃鐘以吐榦據

蒼岑而孤生

宮尚書曰嶧陽孤桐孔安
既乃瓊巘嶒嶸
金岸岬迷

帝音啼向曰瓊巘玉山也金岸岸之生金者嶒峻岬嶂而龍高貌善曰瓊巘玉山也魯靈光殿賦曰崩縉綾而龍

鱗岬嶺漸右善本作當風谷左善本作臨雲谿良曰風所

所出上無陵虛之巢下無跖石之蹊翰曰跖躡蹊路也

無跡石之路謂險極善曰淮南子曰鳥排虛而飛獸
蹠實而走高誘曰實地也廣雅曰蹠履也蹠與蹠同

月月峻挺茗莫邈茗條嶢嶢
 邈茗邈嶢嶢遠高貌善曰搖月帝貌

也茗邈也晞三春之溢露遡九秋之鳴飈飈曰晞乾遡向飈風也謂桐木之葉

春露既乾向秋鳴風善曰毛萇詩傳曰晞乾也班固終南山賦曰三春之季孟夏之初愬與遡同已見上文古樂

府有歷九秋
零善本作雲字
雪寫其根霏霜封其條
向曰零落也根謂桐

根也封著也善曰毛萇詩傳曰
木既繁而後綠草未素

而先凋向曰謂衆木既繁而桐木猶未綠秋草未衰而枝葉先凋素謂衰也善曰傳毅七激曰陽春後榮

涉秋先
彫也
於是構雲梯陟崢嶸
貌
翰曰
構樹也
陟外也
崢嶸高
善曰
墨子曰
公輸般爲

雲梯必取宋長笛賦曰構雲梯抗
浮柱郭璞方言注曰崢嶸高峻也
翦麤賓之陽柯剖大呂

之陰莖銑曰翦伐也蕤賓仲夏陽時也大呂仲冬陰時也
陰莖合陽用以寫琴也善曰禮記曰仲夏之月

律中蕤賓又曰季受之月律中大呂蒼頡篇曰剖折也周禮曰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鄭玄曰陽木生於山南陰

營斲其撲伶倫均其聲
銑曰營匠匠人也伶倫

匠未詩莊子曰匠石之齊見櫟樹觀者如市匠伯不顧司馬彪曰石字伯說文曰斲斲也漢書曰黃帝使伶倫取嶠谷之竹斷兩節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制器舉樂奏促

調高張翰曰器舉調琴成也高張清調善曰禮記曰金石絲竹樂之器也揚雄解難曰絃者高張急徵也

音朗號鐘韻清繞梁濟曰號鐘繞梁並琴名也朗清者謂勝於此二琴也善曰楚辭曰操百

牙之號鐘兮挾秦箏而彈微尸子曰繞梁之鳴許史鼓之非不樂也墨子以為傷義故不聽也追逸響於

八風采奇律於歸昌良曰八風俗通曰聲所以五者繫五行也音所以八者繫八風也淮南子曰律之初生也寫

鳳之音韓詩外傳曰鳳舉曰上翔集鳴曰歸昌也啟中

黃之少宮發葦收之變商濟曰中黃之帝也葦收秋神也黃帝聲佐之以少宮之音秋神

聲佐之商音如臣佐君也善曰中黃上色禮斗威儀曰少宮主政宋均曰聲五而已必加少商者以君臣任重為

設副也劉向雅琴賦曰彈少宮之際天授中徵以及泉禮記曰孟秋之月其神蓐收淮南子曰變宮生徵變商生羽

若乃龍火西赧暄氣初收良曰龍火火星秋則西南見也善曰漢書曰東宮蒼龍房心心

為火故曰龍火也左氏傳曰仲尼曰飛霜迎節高風送秋

火猶西流禮記曰仲秋陽氣日衰也翰曰節氣遷改若迎秋也善曰桓麟上說曰飛霜厲其未森風激其崖李尤七款曰季秋未際高風森厲也霸

旅懷土之徒流宕百罹之疇向曰懷土謂思歸也流宕謂遠游百罹憂也善曰左氏

傳陳敬仲曰羈旅之臣論語曰小人懷土謝伋後漢書撫序曰士庶流宕他州異境毛詩曰我生之後逢此百罹撫

促柱則酸鼻揮危絃則涕流善本作流涕銑曰柱軫也撫而促之使急也酸鼻鼻中悲

酸也揮彈也危高也善曰舞賦曰若組瑟促柱高唐賦曰寒心酸鼻唐雅曰揮動也鄭玄論語注曰危高也侯瑾

箏賦曰急絃促柱變調改曲陸機前緩歌行曰大客揮高絃意與此同也若乃追清哇赴嚴節

銑曰清哇清聲也疾鼓曰嚴節善曰張衡舞賦曰含清哇而吟味蒼頡曰哇謳也嚴節急節也漢書曰賁銅九以

擗鼓之節奏綠水吐白雪激楚迴流風結翰曰綠水白雪琴曲名激楚流

風歌曲名迴謂聲之迴還也結謂聲繁也善曰淮南子曰手會綠水之趨高誘曰綠水占謂也宋玉風賦曰為幽蘭曰雪之曲上林賦曰激楚結風文穎曰激衝急風也結風迴風亦急風也楚地風氣既自漂疾然歌樂者猶復依激結之急悲莫英之朝落悼望舒之夕缺翰曰莫英草日風為節也悲莫英之朝落悼望舒之夕缺生一葉至十六日後日落一葉至月終則盡月小食一葉望舒月也十五日已後則缺皆悲悼歲月之易往也善曰田依子曰堯為天子莫英先生於庭為帝成曆鄭玄詩箋曰悼傷也楚辭曰前望舒使先驅王逸曰望舒月御也古詩曰四五古兎缺瑩瑩善本作為之辟辟標曜孀老為之嗚咽向曰瑩瑩孀寡婦也此孤獨寡老之人聞此琴則驚心悲咽也辟標驚心也嗚咽悲也善曰左氏傳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釐婦杜預曰寡婦為釐毛詩曰霏霏有標毛萇曰擗拊心貌淮南子曰童子不孤婦人不孀高誘曰寡婦曰孀王子拂纓而傾耳六馬噓天而仰秣統曰王子仙人也聽伯牙鼓琴六馬仰秣謂噓者開口鼻也仰秣者有草而不食仰首而聽曲也善曰列仙傳曰王子喬者靈王太子

子晉也吹笙則鳳鳴禮記曰傾耳而聽之孫卿子曰昔者執已鼓瑟而鱗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黃伯仁龍馬賦曰或有噓天慷慨骨騰肉飛此蓋音曲之至妙子豈能從我而聽之乎善曰舞賦曰公子曰余病未能也病此

事未能從大夫曰蘭宮秘宇彫堂綺櫳音聾良曰蘭香夫而聽之

上既說琴而公子未能聽之故述此香宮深宇彫綺之飾欲以發其心也善曰楚辭曰彷徨兮蘭宮魯靈光殿賦

曰乃立靈光之秘殿說雲屏爛汗瓊壁青葱翰曰屏牆也文曰櫳房室之疏也

汗文色貌瓊壁以玉飾壁青葱玉色善曰禮記曰疏屏天子廟飾也鄭玄曰屏謂之樹刻之為雲氣王褒甘泉賦

曰耀照形應門八襲旋臺九重齊曰應門正南門也襲重之玉壁也

應門郭璞爾雅注曰襲猶重也汲古文曰築作表以百常傾官飾瑤臺韓子箕子曰紂必為九重高臺也

之闕園以萬雉之墉向曰表立也百常高也闕樓也園繞也墉牆也三板曰雉言百常者多也

善曰表標也百常高也西京賦曰徑百常而莖擢爾乃曉

西都賦曰建金城之萬雉毛萇詩傳曰墉城也

樹迎風秀出中天銑曰曉高秀特也有木曰樹善曰方

屋也曹子建七啓曰迎清風而立觀國語曰秀出於

衆秀出貌也列子曰周穆王築臺號曰中天之臺

翠觀

岑青彫閣霞連翰曰翠色樓觀如山岑之長翼臨雲飛陞

陵山良曰屋檐如鳥翼之臨雲也飛陞階道也言高如鳥

靈光殿賦曰飛陞望玉繩而結極承倒影而開軒濟曰玉

揭孽緣雲上征

言望此星結構棟宇以爲極麗也倒景近天而往下看日之

處軒門也善曰春秋元命苞曰玉衡北兩星爲玉繩說

文曰極棟也陵陽子明經曰倒景氣去地

四千里其景皆倒在下也軒長卿之隱也

頽素炳煥紛

拱嵯峨銑曰赤白之色雜於室中粉拱屋之木名炳煥光

與粉古字通也

陰虬負擔陽馬承阿向曰虬龍陰物馬

爲陽物謂刻作其

象負荷檐梁之勢承接木石之曲阿曲也善曰虬龍也

楚辭曰仰觀刻漏畫龍蚪馬融梁將軍西第賦曰騰極受

檐陽馬承阿周書曰錯以瑤英鏤以金華翰曰鏤金玉於

明堂咸有四阿也

皆謂美也善曰廣雅曰錯厠也范子計然曰玉英出

藍田劉欣期交州記曰金華出珠崖謂金有華彩也

方

疏含秀圓井吐葩向曰疏窻也圓非謂屋內向下作非形

井反植荷葉張載曰疏刻鏤也秀謂華也

重殿疊起交

綺對楹銑曰重爲殿堂相疊而起交爲綺綵以對窻楹也

帛明

窻也幽堂晝密明室夜朗良曰晝密謂深焦螟飛而生風

善本作尺蠖郭烏動而成響故雖焦螟微蟲飛亦成風尺蠖

小物動乃成響故其且也善曰晏子春秋景公問於晏

子曰天下有極細乎對曰東海有蟲名曰焦螟巢於蚊睫

飛乳去來而蚊不覺周易若乃目厭常玩體倦帷幄攜公

子而雙游時娛觀於林麓

齊曰玩習也倦勞也山下林曰

玩聞曹大家列女傳注

日竹木曰林山足曰麓

登翠阜臨丹谷

飛采星燭

又繁又以星之照燭

陽葉春青陰條秋綠

調竹柏松

華實代新承意恣觀

善本作歡字翰曰華與實

賞仰折神韻

俯采朝蘭

經曰白芷一名蘭許妖切

惠風於蘅薄眷椒塗於瑤壇

也椒亦香木種之於玉陛之

道塗道也瑤猶階也

善曰邊讓章華臺賦曰蕙風春施

觀此眺瑤堂王逸楚

辭注曰壇猶堂也

爾乃浮三翼戲中沚

善曰越絕書伍子胥水戰兵法內經曰大翼一艘長九丈

中翼一艘長九丈六尺小翼一艘長九丈

中沚潛鯢才駭驚翰起

鳥鯢魚駭驚也善曰蕙林漢書

為軫也鄭玄詩箋曰翰鳥中豪俊者也

沈絲結飛矰理

翰曰絲網也矰弋鳥箭也

善曰毛詩曰其鈞維何維絲

諸弋射鄭玄曰結

挂歸翻於赤霄之表出華鱗於紫淵之

裏

向曰用飛矰以弋鳥故於赤霄之外施沈網以取魚故

也善曰歸翻鴻鴈之屬也淮南子曰夫鸛鵒

隨風弭楫乘波

下故正楫而從波行也弭止也楫亦棹也

善曰杜預左氏傳曰縱放

吹孤竹拊雲和

日周禮曰孤竹特生者雲和之琴瑟

淵客唱淮南之曲

人奏采菱之歌

良曰淵客榜人並行舟人也淮南采菱並

人歌張揖曰船長也淮南子曰歌采菱發陽阿也歌曰乘

鷁善本作舟兮為水嬉臨芳洲兮拔靈善本作芝銖曰鷁

嬉戲也郭璞曰舟為鳥形制今吳之青雀舫此其遺象也琴道雍

門周曰水嬉則鰲龍舟也楚辭曰采芳洲兮杜若西京賦曰擢靈芝之朱柯樂以忘戚游以卒

時窮夜為日畢歲為期也向曰戚憂卒終窮盡也言為樂久

語孔子歌曰優哉此蓋宴居之浩麗子豈能從我而處之

乎濟曰宴安浩大麗美也善曰毛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若乃白商素節月既授衣翰曰謂秋九月授衣

記曰孟秋之月其音商劉植與臨淄侯天凝地閉風厲霜

飛翰曰天凝謂霜也地閉謂水也厲嚴也善曰凝猶結

柔條夕勁密葉晨稀將因氣以效殺臨金郊而講師銖曰

柔條至秋則成勁葉遇於風霜日見稀也因氣倣殺言獵

也金郊西郊也講師謂講武教戰也善曰禮記曰季秋

之月天子乃教於田獵劉向尚書五行說曰金西方萬物

既成殺氣之始也故立秋出軍行師西方為金故曰金郊

也國語饒文公曰三爾乃列輕武整戎剛建雲髦啟雄芒

時務農一時講武向曰輕武車名戎剛兵之剛猛者建立啟開也雲髦旌旗

之屬雄芒劍戟之利刃善曰輕武戎剛四車名也司馬

彪續漢書曰輕車占之戰車也不巾不蓋韓子曰管仲之

始化也桓公武車元戎已見上文漢書曰衛青令武剛車

自環為營張晏曰兵車也雲髦雲旂竿上施旄也上林賦

曰連雲旆髦與旄古字通子虛賦曰建于將之雄戟芒鋒

刃也漢書賈誼曰解十駕紅陽之飛鸞驂唐公之驕宿驕

音霜銖曰紅陽唐公人也並有良馬名飛鸞驕驕也驂亦

駕也善曰紅陽飛燕未詳或曰駿馬圖有舍陽侯驃疑

舍即紅聲之誤也左氏傳曰唐成公有叱羽隊於外林縱

兩驕驕馬馬融曰驕驕鴈也馬似之也叱羽隊於外林縱

輕翼於中荒濟曰叱聚也羽隊持箭者為隊伍輕翼謂鷹

鷁之類善曰羽隊士負羽而為隊也羽獵

賦曰蒙盾負羽而羅者以萬計翼左右翫爾乃布飛羅善

也越絕書曰子胥兵分為兩翼夜火相望作羅張脩畏陵黃岑桂青巒善

上侵黃道日行處也善曰羅或云飛羅盧端切爾雅曰

彘謂之羅羅或作畏音畏夫然光畏也劉逵吳都賦注

曰民糜網也然張氏之意蓋同劉說羅或為羅也爾雅密墮也郭璞曰山墮長若荊州謂之羅畫長壑

作以為限帶流谿以為關翰曰畫謂分長川以為限制既

乃內無疏蹊外無漏跡良曰網羅既密關守已周故獸無

通也七啓曰下無叩鉦征數校舉麾善本作獲擊鉦鼓

以數立功校之法舉麾號令論其所獲賞罰之制以示衆

人然後馳騁自讚美也麾謂白旄之旌以指揮軍衆者

善曰周禮曰鼓鉦鳴錫車皆行鄭玄曰錫鉦也散為陣列

而行漢書曰大校獵如淳曰合軍聚衆有幡校也周禮曰

建大麾以田鄭玄曰不在九旗之中周禮曰服不氏射則

黃張侯以旌君之而待獲鄭玄曰待獲射者舉旌以獲也

獸也勁翻鳥也翦落傷也善曰說文曰穀張弓弩機弩

牙也以金為之漢書曰冒頓乃作為鳴鏑音義曰箭鏑也

如今鳴連善本作騎競驚駢武齊轍濟曰驚馳駢並武跡

亂馳也駢並也毛萇詩傳曰武迹善曰說文曰驚

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轍車迹也翕忽揮霍雲迴風列良

並飛走聲動響飛形移景發良曰景影也善曰孫卿子

亂急也舉戈林疎揮鋒電滅翰曰東京賦曰戈矛若林廣雅曰

隨形疎上仰傾雲巢俯彈地穴向曰雲巢高巢也彈盡也地穴

也禮有穴氏鄭玄曰穴乃有圓文之狎率斑題之從音宗銑

搏蟄獸所藏者也

獸名圓文者其文圓也斑題斑額也

善曰毛萇詩傳曰

豕一歲曰豨又鄭玄曰豕生三子曰豨然此豨狔指諸獸

不專論

鼓鬣獵風生怒目電睒七容反銑曰鼓動鬣鬣則

豕也

豕也

豕也

豕也

豕也

善曰睽光口**咬霜刃足撥飛鋒**濟曰鋒刃也此皆獸與人

也七從切**口**也胡狡切廣雅**五林蹶**石扣叩**跋步幽叢**向曰恐

骨也胡狡切廣雅**五林蹶**石扣叩**跋步幽叢**向曰恐

之急也蹶以鼻搖之蹶謂足撥過扣跋擊排也幽叢深木

也孔安國論語注曰扣擊也毛萇**於是飛黃奮銳**奔育

詩傳曰跋蹶也扣跋或謂却伏也**於是飛黃奮銳**奔育

善本作**逞伎感子封狝**喜債馮豕翰曰飛飛廉黃中黃

石字之捷勇人也皆奮起其勇逞示伎巧也封馮大也債僵也

狝豕獸也善曰史記曰飛廉以材力事紂尸子中黃

伯余左執太行之纓而右搏雕虎說苑曰勇士孟賁水行

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狼吳越春秋曰夫差使王孫聖占

夢聖曰占之不吉王怒使力士石蕃以鐵椎殺聖張華

博物志曰石蕃衛臣也背負千二百斗沙也淮南子曰伍

子胥曰吳為封狝脩蛇小雅曰封大也方言曰南楚人謂

豬為狝爾雅曰債僵也南運切債或為攢非也王逸楚辭

注曰馮**拉力**魁**魁**叔**挫解**宅買切善**句**古**爪摧**鋸牙

大也**拉**力**魁**魁叔**挫解**宅買切善**句**古**爪摧**鋸牙

押北買反鋸曰魁魁解狝猛獸名既為勇士拉挫爪牙雖

如句鋸之利並見摧押者也善曰爾雅曰魁自虎虓

黑虎張揖漢書注曰獬廌似鹿而一角也淮南子曰**濶湯**

勾爪鋸牙於是擊矣說文曰押兩手擊也補買切

狼藉傾榛倒斃殞皆**挂山僵踣**蒲掩澤濟曰濶漫狼藉

傾於榛林倒於溪壑落肉挂於山峯僵斃掩於川澤榛木

林皆肉也僵踣斃也善曰說文曰草編狼藉也鄭玄周禮

注曰四足死者曰殞爾雅曰僵仆也郭璞爾雅**藪為毛林**隰

雅注曰踏前履也張揖上林賦注曰掩覆也

為丹薄翰曰藪澤之中禽獸之毛為林原隰之木塗禽獸

日澤無水曰藪也廣**於是撤圍頓罔卷旆收為**音緣良曰

雅曰草叢生曰薄**於是撤圍頓罔卷旆收為**音緣良曰

也言獸已盡開去其圍頓下其網卷藏旆旌為者剥鳥皮

置之竿上善曰鄭玄禮儀注曰撤除也類猶捨也禮記

曰前有塵埃**虞人數獸林衡計鮮**山澤官命數其所獲之

獸計其鮮者新殺曰鮮善曰周禮有虞人又**論最犒**告

有林衡孔安國尚書傳曰鳥獸新殺曰鮮也

勤息馬韜弦

論其第一之功以勞其勞息馬而藏其弓弦也

也

善曰張晏漢書曰最功第一也西京賦曰犒者駟連

鑣酒駕方軒

其行膳以駟馬連銜也方並軒車也謂宴軍七

說文曰鑣馬銜也西京賦曰千鐘電醕子萬燧星繁酒器電

疾醕盡也燧謂舉火以知酒盡星繁言火多也善曰孔

叢飲酒陵阜露流膏谿谷厭芳煙良曰宰割炮炙多陵阜

內厭其香烟歡極樂殫迴節而旋善本有此兩句善曰鄭

也芳香也此亦田游之壯觀子豈能從我而為之乎善曰卦

之信也天下之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楚之陽劔歐冶所營

善曰陽劔名歐冶善為劔者營作也善曰越絕書曰

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吳有千將越有歐冶子

寡人願齊邦之重寶請此二人作為鐵劔可乎於是風胡

子之吳見歐冶子將使之作鐵劔三枚一曰耶谿之劍徒

龍淵二曰太阿三曰二市陽劔見下文也耶谿之劍徒

赤山之精之妙者善曰越絕書曰越王勾踐有寶劔五

聞於天下客有能相劔者名曰薛燭王召而問之對曰當

造此劔之時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谿涸而出銅許

慎淮南子注曰鍊銅鐵璞銷踰羊頭鍊善本作越鍛丁成

也精謂其中尤善者也善曰淮南子苗山之鍊羊

翰曰鑄鐵不消以羊頭膏灰致之乃銷鍊鐵鍊也鍛成謂

濟南鍛成之踰踰越皆過也善曰淮南子苗山之鍊羊

頭之銷鍊水斷龍髯陸剗兕甲莫之服帶許慎曰銷生鐵

也高誘曰苗山利金所出羊頭之銷白羊子刀也鍊或謂

為鍊廣雅曰鐵鍊也謝承後漢書曰孝章皇帝賜諸尚書

劔手自署姓名尚書陳寵濟南鍛成蒼頡書曰鍛椎也

乃鍊乃鑠畧萬辟亦千灌銑曰鍊鑠辟灌並銷鑄鍛鍊之

冶金也賈逵國語注曰鑠銷也說文曰銷鑠金也辟謂疊

之灌謂鑄之典論曰魏太子丕造百辟寶劔長四尺王粲

刀銘曰灌碑以**豐隆奮推**直飛廉扇炭向曰豐隆雷師也奮舉也飛廉風師也

數質象以呈也也使雷師舉推風師扇炭以鑄劍也善曰越絕書薛燭曰當造此劍之時雨師灑掃雷公擊橐蛟龍捧爐天帝裝

炭思玄賦注曰豐隆雷公也**神器化成陽文陰縵**莫半向

劍也成言其若造化而成劍兩面有陰陽有文章陰則平

縵之善曰吳越春秋曰干將者吳人造劍二枚一曰干

將二曰莫耶莫耶者干將之妻名也干將曰吾師之作冶

也金鐵之類不銷夫妻俱入冶爐之中莫耶曰先師親爍

身以成物妾何難也於是干將夫妻乃斷髮揃爪投入爐

中使童女三百鼓橐裝炭金鐵乃濡遂以成劍陽曰干將

而作龜文陰曰莫耶而漫埋干將匿其**既而**善本無既

陽出其陰而獻之闔閭闔閭甚重之**流**

綺星連浮彩豔發與星連也浮彩謂文章也星連謂精氣衝天

善曰綺光色也越絕書曰王取純鈞薛燭觀其劍爛如列

星之行典論曰太子不劍銘曰流采色似采如劍齒掾切

光如散電質如耀雪善曰莊子曰此劍一用而雷之震電

如積雪也**霜鏐水凝冰刃露紫**如水凝亦冰也紫清也氣

色凜凜若霜之清紫善曰典論曰魏太子不造素質堅

而似霜造上苜理似堅冰聲類曰鏐刀刃也字書曰凝冰

之潔也越絕書曰王取純鈞薛燭觀其光如**形冠豪曹名**

水之溢於塘觀其文渙渙如水之將釋也

珍巨闕善曰越絕書曰越王取豪曹薛燭曰豪曹非寶劍

也夫寶劍五色並見莫能相勝曹已擅名矣非寶劍也王

取巨闕曰非寶劍也夫寶劍者金錫和銅而不離今巨闕

蛟龍戰國策曰蘇秦曰韓卒之劍水擊鴻鴈越絕書曰勾踐示薛燭巨闕曰吾坐露璽之宮有駟駕白鹿而過者車奔馬騰吾引劍而指之駟斷浮翮以為工絕重甲而稱利駕上飛揚不知其絕也

云爾而已哉翰曰浮翮飛鳥也工能也絕亦斷也重甲兵之兩重亦得斷之云爾而已哉並助辭也

善曰浮翮鴻鴈也已見上注史記蘇秦說韓王曰韓卒之劍當敵則斬堅甲也若其靈寶則舒辟

無方奇鋒異模形震蔭燭善本作光駭風湖善本作胡濟

二人知劍者也言此劍神靈之寶舒卷不常奇模異狀乃能震勒驚駭此人辟卷也神劍者皆柔可卷而懷之復可舒而用之也善曰說文曰舒申也晉灼漢書注曰方常也

鄭玄毛詩箋曰模法也越絕書為燭吳越春秋為蜀蓋一

人也價兼三卿聲貴二都燭曰越王勾踐持純鈞劍以示薛

之都可與之乎薛燭曰雖傾城量金珠玉滿河猶不得此

一物況三卿二都何足言也言此劍價兼於彼聲貴於此

二卿而景陽云三卿取對二都文之失善曰越絕書勾踐示薛燭純鈞曰客有買之者有市之鄉二駿馬千匹千

戶之都二可乎薛燭曰雖傾城量金珠玉滿河猶不得此

一物況有市之鄉二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何足言焉然

實二卿而云三或馳名傾秦或夜飛去吳良曰吳王有湛

者避下文也劍夜飛去入水楚王得之秦王聞之求而不得與師擊楚

楚卒不與之此乃先去吳而後傾秦者今先云秦者蓋取

韻也善曰越絕書曰闔廬無道湛盧之劍去之入水行

湊楚楚王卧而設湛盧之劍也秦王聞而求之不得與師

擊楚曰與我湛盧之劍是以功冠萬載威曜無窮揮之者

還師去故楚王不與也無前擁之者身雄濟曰此劍之功為萬載之首威又無窮

首擁執也善曰說文曰揮奮可以從容服九國橫制八

也漢書元后詔曰奮無前之威戎國謂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也橫大也善曰過秦

曰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遞逃而不敢進史記爪牙景

趙良曰五穀大夫相秦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也附函夏承風向曰爪牙猶英雄人也景敷也言此劍之威

國也亦言承風而懼矣善曰毛詩曰祈父于王之爪牙崔琰大將軍夫人寇氏諫曰英雄景附揚雄河東賦曰函夏之大漢家語孔子曰此蓋希代善本作之神兵能威天下故比之神兵善曰魯靈子豈能從我而服之乎公子曰

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天驥之駿逸能超越銑曰驥馬也奇逸之態超越衆馬善曰天驥天馬也驥

或為機傳玄乘輿馬賦曰九方不能測其稟氣靈淵受精

天機列子伯樂曰九方臯之所觀天機也

皎月尚書傳曰稟受也逐甲開山圖曰隴西神馬山有淵池龍馬所生春秋考異記曰地生月精眸莫侯閑黑昭善

為馬月數十二故馬十二月而生也

作照玄采紺發翰曰眸眼也睪白睛也言眼黑白分明玄字趙岐孟子注曰眸目瞳子也說文沫如揮紅汗如振血

日駟載目也說文曰紺深青而赤也

銑曰沫口沫也揮散也紅沫色紅也汗流赤色如振血下

善曰漢書天馬歌曰霑赤汗流流赭應劭曰大宛馬汗血

霑濡也流沫如赭也韓康伯周易注曰秦青不能識其衆

揮散也薛君韓詩章句曰振猶奮也

尺方堙不能覩其若滅濟曰秦青方堙二人名皆善相馬

良馬行疾若滅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古者善相馬者管

青相屑吻秦牙相前皆天下良士也若趙之王良秦之伯

樂九方堙尤盡其妙矣相馬經曰夫法千里馬有三十六

尺四寸列子伯樂曰天下之馬者若藏若沒若亡若失若

此者絕爾乃巾雲軒踐朝霧翰曰巾飾也謂馬行疾若入

塵弭轍善曰鄭玄周禮注曰巾猶衣也雲越善本作春衢整秋御良曰越春衢者所以

軒已見上

也秋御駕也所以秋乘也善曰秋御蚪踊勇螭騰麟超

秋駕也司馬彪莊子注曰秋駕法駕也

龍耆銑曰蚪螭亦龍也麟神獸踊騰超耆並疾飛也善

日甘泉賦曰駟蒼螭兮六素蚪劉梁七舉曰天馬之

號出自西域纖阿為右御以術儀攬轡舒節凌雲先螭

尸子曰馬有騏驎徑駿南都賦曰馬鹿超而龍驤也望

山載奔視林載赴向曰載則赴告也氣盛怒發星飛雷善本作駭

濟曰駭驚也善曰李尤七歎曰神奔志陵九州勢越四

海翰曰神駭影不及形塵不暇越善本作起字翰曰行疾

已去塵遠也善曰劉廣世七興浮箭未移再踐千里翰

日駿驅之馬歟不及形塵不暇興爾乃踰天垠越

及於千里之道善曰浮箭謂備刻也地隔向曰垠畔過汗漫之善本此不游躡章亥之善本此

未跡銑曰汗漫能勝天者也大章豎亥亦捷行步者也言

此馬行過此三人行歷之跡善曰淮南子若士曰

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若士舉臂竦身而遂入雲中又

日禹乃使大章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二億三萬二千五百

里七十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南陽鳥為之頓羽夸父為

之投策銑曰陽鳥日中鳥也夸父鄧夸父杖策競走此馬

行過之故鳥則下羽而夸父投弃其策也頓下也

善本無從我而御之乎齊曰御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大梁之黍瓊山之禾良曰大梁郡出黍瓊山出水

述鳥獸魚蟲之類皆謂食也善曰大梁黍未詳瓊山禾

即崑崙之山木禾山海經曰崑崙之上有木禾長五尋大

五唐稷播其根農帝嘗其華向曰堯有后稷主播種百穀

將使人食之華苗也善曰尚書曰汝后稷播爾乃六禽

殊珍四膳異肴良曰六禽鳥鴈雉鴝鵒也四膳四時所

掌共六禽鄭司農注曰鴈鵒鵒雉鴝鵒禮記曰孟春食窮

菽與羊孟夏食菽與雞孟秋食麻與大孟冬食黍與彘窮

海之錯極陸之毛向曰海中滋味者錯雜言多也陸毛獸

善曰尚書曰海物惟錯禮記曰加

五陸產也穀梁傳曰**伊公爨鼎庖子揮刀**翰曰伊公伊尹
凡地之所生謂之毛**伊公爨鼎庖子揮刀**也爨然也鼎爨
器也庖子庖丁也所以宰割肉也善曰伊公**味重九沸和**
伊尹也韋昭漢書注曰爨灼也庖子庖丁也**味重九沸和**
兼勺知藥九陽陽之極勺藥五味相和也善曰呂氏春
秋伊尹說湯曰凡味之本水最為始五味三和九沸九變
為火之紀高誘曰紀節也未待火然後成故曰火為之節
也文類上林賦注**晨鳧露鵠霜鷄丁黃雀**向曰鳧鵠鷄黃
飛露露宿霜霜鵠也善曰說苑曰魏文侯嘗晨鳧露
降鵠鷄美南都賦曰歸鴈鳴鷄楚辭曰煎鰠臠雀王逸曰
雁黃**貪**善本作**按星亂方丈華錯**星亂華錯言多而美雜
雀也**貪**善本作**按星亂方丈華錯**星亂華錯言多而美雜
也善曰鹽鐵論曰垂拱持案食者不知臠未躬耕者之
勤也墨子曰美食方丈月不能徧視口未能徧味也列女
傳曰方丈於前所**封熊之蹠**煩**翰音之距**大也熊獸名蹠
封不過一肉也**封熊之蹠**煩**翰音之距**大也熊獸名蹠
掌也翰音雞也蹠足也善曰左氏傳曰晉靈公宰夫胹
熊蹠不熟禮記曰雞曰翰音呂氏春秋曰善學者若齊王

之食雞也食其跖**驚解**米薄**猩脣髦殘象白**良曰驚鳥也猩
數千而後足也**驚解**米薄**猩脣髦殘象白**良曰驚鳥也猩
謂為猛獸所食之殘者亦猶豺殘也白謂脂也亦猶熊白
也善曰呂氏春秋伊尹說湯曰肉之美者雉燕之解孫
炎爾雅主曰雉胡主切說文解股外也解爾切呂氏春秋
伊尹曰肉之美者猩猩之脣髦象之約高誘曰髦髦牛也
在西方象象獸也在南方約美也髦象之肉美貴異味也
殘白蓋煮肉之異名也崔駰博徒論曰鸞臠羊殘炙鴈炙
鳧**靈淵之龜菜黃之鮐**翰曰靈淵深淵也菜黃地名出鮐
也**靈淵之龜菜黃之鮐**翰曰靈淵深淵也菜黃地名出鮐
鹽鐵論曰江湖之魚菜黃之鮐不可勝也漢**丹穴之鵠**善
書東萊郡有黃縣說文曰鮐海魚也待來切**丹穴之鵠**善
作鵠**玄豹之胎**善曰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
鶴五采名曰鳳說文曰鵠鳥大鵠也列女傳陶荅子妻曰
南山有玄豹六韜曰勢若玉杯象箸不盛菽藿之羹必將
熊蹠**燁燁以秋橙**耕**醑**以**春梅**向曰燁燁和也梅橙
豹胎**燁燁以秋橙**耕**醑**以**春梅**向曰燁燁和也梅橙
諸味橙秋熟梅春熟善曰左氏傳晏子曰和如羹焉水
火醢醢醢梅以烹魚肉燁之以薪杜預曰燁炊之也博物

志曰橙似橘而非若柚而有芬香劉梁七舉曰醑以醢醢和以蜜飴廣雅曰沾益之醑與沾同也他兼切尚書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接以商王之箸直承以帝辛之杯統曰商王即用象牙為箸玉為杯也善曰商王帝辛皆謂紂也史記曰帝乙崩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六韜曰殷君陳玉杯象箸箸韓子曰紂為象箸箕范公之鱗出自九溪范公曰子曰象箸玉杯不盛菽藿也

養魚之圃稱九溪謂池中為洲渚數有九也溪池也善曰陶朱公養魚經曰威王聘朱公問之曰公家累億金何術乎朱公曰夫為生之法五水畜第一所謂水畜者魚池也六畝地為池池中有九洲即未懷子鯉魚以二月上旬庚日內池中養鯉者鯉不相食易長又貴也頰尾丹鰓紫翼青鬚音耆輪曰頰尾鰓翼鬚之顏色也善曰毛詩曰魴魚頰尾丹鰓已見上文上林賦曰捷鬚掉尾振鱗奮翼爾乃命

支離飛霜鏐紅肌綺散素膚雪落鏐曰支離古之屠人也紅者如綺素白者如雪肌膚皆肉散落為刀所破之善曰莊子曰朱評湯學屠龍於支離益彈千金之家三年技

成而無所用其巧司馬彪曰朱姓也評湯名也蓋人名也汗普彭切霜鏐已見上文七啓曰玄熊素膚又曰離若散

雪婁子之毫不能廁其細秋蟬之翼不足擬其薄翰曰婁也明目人也廁比也謂厨人切割魚細薄之妙雖明目者能割折毫釐之小者亦不能比此細也善曰孟子曰離婁者占明目者也能視百步之外見繁肴既闕史亦有寒羞秋毫之末楚辭曰蟬翼為重也繁肴既闕史亦有寒羞向曰肴膳闕終也寒羞謂朝之食也謂繁多之膳食既終亦有清朝所進滋味者羞進也善曰蒼頡篇曰闕訖也

周禮曰朝事之饔餼司農曰朝事謂商山之果漢臯之棗清朝未食先進寒具口實之薦也善曰蒼頡篇曰闕訖也士豆反向日商山名漢臯漢水之畔棗果名善曰漢書曰四人者秦之此避而入商維深山已見西都之賓漢臯

已見南都賦韓詩外傳曰鄭交甫逋彼漢臯臺下析歷龍郭璞上林賦注曰棗亦橘之類也音湊或曰棗眼之房剖椰以子之殼破也房殼皆皮也善曰劉涓子林

吳郡賦注曰龍眼如荔枝而小味甘又曰椰樹似檳榔實大如瓠裏有汁美如蜜核可作飲器殼郎核也凡物也內

成而無所用其巧司馬彪曰朱姓也評湯名也蓋人名也汗普彭切霜鏐已見上文七啓曰玄熊素膚又曰離若散

雪婁子之毫不能廁其細秋蟬之翼不足擬其薄翰曰婁也明目人也廁比也謂厨人切割魚細薄之妙雖明目者能割折毫釐之小者亦不能比此細也善曰孟子曰離婁者占明目者也能視百步之外見繁肴既闕史亦有寒羞秋毫之末楚辭曰蟬翼為重也繁肴既闕史亦有寒羞向曰肴膳闕終也寒羞謂朝之食也謂繁多之膳食既終亦有清朝所進滋味者羞進也善曰蒼頡篇曰闕訖也

周禮曰朝事之饔餼司農曰朝事謂商山之果漢臯之棗清朝未食先進寒具口實之薦也善曰蒼頡篇曰闕訖也士豆反向日商山名漢臯漢水之畔棗果名善曰漢書曰四人者秦之此避而入商維深山已見西都之賓漢臯

盛者皆謂之穀苦芳旨萬選承意代奏良曰芳香旨美奏進也謂香美之味

萬度選擇承意所欲更代而進之善曰鄭玄乃有荆南

周禮注曰選擇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奏進也

烏程豫北竹葉良曰荆南豫北地名烏程竹葉酒名善

其間烏程鄉有酒官取水為酒酒極其美與湘東鄰湖酒

年常獻之世稱酃醪酒具地理志曰吳興為程縣酒有名

張華輕薄篇曰蒼竹浮蟻星沸飛華萍接銑曰酒上有浮

葉青宜城九醞酒也

多亂也如花之飛水萍之泛相連接者也

善曰南都賦曰醪敷徑寸浮蟻如萍也

氏進其法向曰玄石古之知酒味者儀氏善造酒者善

千日之酒戰國策魯君曰昔帝傾囂一朝可以流酒千日

女儀狄作酒而美進之於禹也

良曰囂樽也流酒醉也言酒滿多而醉千日一醒也

日薛君韓詩章句曰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流閉門不出客

謂之酒漢書谷永曰流單醪投川可使三軍告捷翰曰楚

酒媒曼千日已見上文

或人進王一單酒王欲與軍士共之則少而不徧乃傾酒

於水上源令衆士飲之士卒皆醉乃感惠盡力而戰晉師

大敗之醪酒也單謂一樽也告捷克勝之名

公記曰昔良將之用兵也人有饋一簞之醪投河令衆迎

流而飲之夫一簞之醪不味一河而斯人神之所歆羨觀

聽之所煒曄也銑曰歆食羨美也觀見聽聞也煒曄盛貌

盛也善曰毛詩曰帝謂文王無然歆羨說文曰子山能

歆神食氣也方言曰煒盛也郭璞曰煒曄盛貌也

疆起而御之乎濟曰御公子曰耽爽口善本作之饌甘腊

昔毒之味濟曰耽樂爽亡饌食也腊乾肉善曰老子曰

魯成公曰高位寔疾顛厚味寔腊毒賈逵

曰顛隕也腊久也言味厚者其毒久也

亡國之器翰曰人以恬淡寡欲清心為務以理天下此皆

正道之味故比之有毒腐腸之藥可以害人亡國之器謂

象者玉杯紂用而亡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肥肉厚酒以

務相彊命曰爛腸之食亡國之器象箸玉杯已見上文 雖子大夫之所榮故亦吾人之所畏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蓋有晉之融皇風也金華啟運善本作微字大人有作

良曰融通啓開微應也上說公子皆不人今說晉朝之德以曉之言晉通上皇至理之風也晉金德王故曰金華開應也大人天子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融明也晉爲金德故曰金華周易曰利見大人又曰聖人作而萬物覩

繼明代照配天光宅良曰晉德之明則繼曰照於天下比天履於萬物而大居中土也配比光

大宅居也善曰周易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毛詩序曰思文后稷配天也尚書序曰昔在帝堯光宅

天其基德也隆於姬公之處岐銑曰基本崇盛也姬公文王也言以德爲本則盛於

文王之處岐山之陽善曰姬公其垂仁也富乎有殷之

在毫向曰有殷湯也言湯所都地名也善曰尚書仲虺曰惟王克寬克仁敦信兆人孔安國曰言湯有寬仁

之德尚書曰湯既黜夏命復歸於亳南箕之風不能暢其化離畢之雲無以

豐其澤翰曰南箕星名主風風所以養物暢通也畢星主雨離著也月行著異則雨也雨可以潤物雲所以

致雨言晉德如風之養物雨之潤物故通其政化豐其惠澤善曰尚書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春秋緯曰月失其

行離於箕者風皇道煥炳帝載緝熙向曰皇大帝天緝安離於畢者雨也

乃天之法則安人廣惠炳煥謂照明也善曰景福殿賦曰樂我皇道尚書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詩曰維清緝

熙文王導氣以樂宣德以詩濟曰導引也言引和氣以樂之典也

者也善曰呂氏春秋曰陶唐氏之化陰多滯伏陽道壅塞人氣鬱閉筋骨攣縮作舞宜導之國語曰王將鑄無射

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度教清於雲官之世治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

穆乎鳥紀之官善本作時字翰曰雲官黃帝時鳥紀少昊帝時教化也穆美也善曰左氏傳曰郊

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何故也郊子曰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我帝祖少皞皞

之立也風皇適至以而王猷四塞入函夏謚靜善本作寧
鳥紀為鳥師而鳥名也
道謚安也函夏謂中國也言王道四方充塞中國安靜也
善曰毛詩曰王猶允塞猶與猷同已見上文爾雅曰謚寧
也丹冥投烽青微叫釋警號曰丹冥南方遠處謂蜀也言
微東方謂吳已平釋捨戍候不用卒也楚辭曰歷祝融於朱冥
遠微邊也善曰用南方朱冥也楚辭曰歷祝融於朱冥
王逸曰朱冥之野也青微東方也呂氏春秋曰禹東至青
羌之野南至交趾丹粟汜犇後漢書曰遼東徼外貊人寇
右北平張揖漢書注曰徼塞却走善本無馬於糞車之較
也以木柵水中為夷狄之界

銘德於昆吾

善本作吳字

之鼎

翰曰糞甲也兵甲不用却走馬以理田農也車營田之車鼎鑄

金為器有德銘於上昆吾地名作鼎之處善曰老子曰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王弼曰天下有道脩於內而已故
却走馬以糞田東京賦曰却走馬以糞車墨子曰昔夏開
使飛廉採金於山以鑄鼎於昆吾蔡邕銘論曰呂尚作周
太師而封齊其功群氓善本作反素時文載郁向曰羣氓
銘於昆吾之治也

群氓

善本作

反素時文載郁

向曰羣氓

謂反於純素之時文謂禮樂也載則也郁美也善曰素
樸素也東京賦曰遵節儉尚素樸論語子曰周監於二代
郁郁乎耕父推畔魚豎讓陸向曰推亦讓也魚豎謂捕魚
文哉於水今流王化皆能有讓不先自安於已也善曰文子
曰黃帝之化天下田者讓畔淮南子曰黃帝化天下漁者
不爭樵夫恥危冠之飾與臺笑短後之服翰曰樵夫采薪
也危冠短後服戍土衣也恥危冠願事君也笑短服不用
兵也善曰長楊賦曰士有不談王道者即樵夫笑之韓
非子曰解其長劍免其危冠左氏傳曰人有十等僚臣僕
僕臣臺莊子魏太子謂莊周曰吾王所見唯劍士短後之
服王乃六合時邕巍巍蕩蕩良曰六合四方上下也邕短
說之也六合時邕巍巍蕩蕩也巍巍功高也蕩蕩德廣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神通乎六合尚書曰黎民於變時雍論
語子曰大哉堯之為君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
成功玄韶堯使巷歌黃髮擊壤濟曰韶亦髮也謂玄髮童子
壤之中也堯治天下大和有擊壤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
息帝何力於我哉蓋和平之至也善曰埤蒼曰髻髮也

髻與鬢古字通也大聊切列子曰堯理天下乃微服游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毛詩曰黃髮台背爾雅曰黃髮壽也論衡曰堯時天下大和百姓無事有五十之人擊壤於塗也

之繩錯陶唐之象以銑曰古者文字未生而伏羲氏畫八卦王亦猶伏羲解去結繩之政也陶唐堯也堯為象刑象法也言晉德難於文法也善曰周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尚書大傳曰唐虞之象刑赭衣不經

若乃華裔之夷流荒之中刑雜屨下刑墨矇矇音蒙也

貊莫百反銑曰華中國也裔遠也流荒窮遠之地貊夷狄善曰左氏傳孔子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尚書曰五百里

荒服又曰二百里流孔安國曰要服之外五百里也周書曰四夷九貊孔晁

語不傳於輶軒地不被乎正朔向曰輶

曰貊夷之別也

也被及也正朔日月歷象之數善曰風俗通曰秦唐常以八月輶軒使採異代方言藏之秘府春秋說題辭曰蠻服流遠正朔不及盛德

則咸越常重譯至也

莫不駿奔稽顙委質重譯翰曰駿疾也稽

顙手至地而拜也委質謂屈身也重譯謂易夷狄之言以宜於帝聽也善曰毛詩曰駿奔走在廟喻巴蜀曰稽顙

來享禮記曰拜而後稽顙左氏傳狐突于時昆蚘蚘感惠

無思不擾向曰于時謂當時也昆蚘昆蟲也帝德及於昆

也善曰毛詩序曰文王德及鳥獸昆蟲焉

也凡生之類行皆效也毛詩曰無思不服應劭漢書注曰

擾馴

苑戲九尾之禽囿棲三尺之鳥善本作鳥字

也子育禽獸九尾禽狐也三足鳥鳥也皆天子有至德此物乃見狐游戲於苑禽與獸通言善曰春秋元命苞曰天

台文王以九尾狐白虎通曰禽者何鳥獸之總名明為人

所禽制也典引曰二足軒翥於茂林蔡邕曰鳥反哺之鳥至孝之

鳥鳳在林影於黃帝之園翰曰黃帝齊宮有鳳應也

也善曰禮瑞命記曰黃帝服黃服戴黃冠齋于宮鳳乃蔽日而來止帝園食竹實棲帝梧桐終不去漢書曰楚人謂多有龍游淵盈於孔甲之沼良曰帝孔甲好養龍盈過為裸

蔡墨曰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萬物各有唯雄也杜預曰孔甲少康之後九世之君也

烟因煴云於天地交泰良曰烟煴和氣也泰通也言天地和

又曰天地交泰也義懷靡內化感無外濟曰王者之義心

同此無私之意靡亦無也善曰莊子林無被褐山無韋

帶翰曰被褐之衣逸人服也韋皮帶亦野人之帶山林之

衣韋帶之士脩身於內成名於外皆象刻於百工兆發乎

靈蔡濟曰象刻百工傳說也兆發靈蔡太公也高宗夢得

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乃審象旁來於天下孔安國曰

審所夢之人刻其形象也史記曰呂尚年老矣以漁釣奸

周西伯將敗卜之曰所獲霸王之輔於是西伯獵果遇太

公論語子曰臧文仲居蔡鄭搢紳濟濟軒冕藹藹良曰搢

玄曰蔡謂國君之守龜也

衣冠車服也濟濟藹藹美盛貌善曰封禪書曰因雜搢

紳先生之略術毛萇詩傳曰濟濟多威儀也官子曰先王

制軒冕足以著貴賤功與造化爭流德與二儀比大二儀

廣雅曰藹藹盛也天地善曰淮南子曰大丈夫無爲與造化逍遙周易曰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嚴君平老子指歸曰功與造化爭流

德與天地言未終公子蹶然而興濟曰蹶然而興謂跳起

齊光也問廣成子廣成子蹶然而曰鄙夫固陋守此狂狷古縣濟

起司馬彪曰蹶疾起貌曰鄙夫固陋守此狂狷古縣濟

聞晉德之盛驚之而言堅志於狹陋守愚蒙之性堅固也

狂狷愚蒙也善曰鄙夫已見西狂賦司馬遷書曰請畧

陳固陋論語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蓋理有毀之而爭

寶之訟解言有怒之而齊王之疾痊翰曰初大夫喻公子

公子怒而不應今風聞皇風聖美而怒解疾痊亦如昔有

尚且不愛而毀之何況此乎爭訟遂止齊威王有疾文摯

云王疾得大怒必痊又摯乃不脫履登王牀王大怒殺文

摯疾乃痊也痊差也善曰莊子曰庚市子有之毀玉也淮南子莊子后解曰庚市子聖人無慾者也人有爭財相關者庚市子毀玉於其間而關者止也呂氏春秋曰齊閔王病瘡往宋迎文摯文摯視王疾謂太子曰王病得怒當愈愈則殺摯如何太子曰臣當與母共請於王必不殺子矣摯往不解屢登牀履衣問王之疾王怒叱而起病即瘳將生烹文摯太子與后請不得遂向子誘我以聾耳之樂烹文摯司馬彪莊子注曰痊除也

棲我以部部音向曰部家幽闇也善曰老子曰五覆其家屋厚家覆闇之甚也**田游馳蕩利刃駿足既老**

氏之攸戒非吾人之所欲故靡得而應子向子游獵也蕩也利刃謂劍也駿足天驕也老氏老子也攸所也老子云五音令人耳聾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靡無也應從也善曰老子曰人心發狂也**至聞皇風載騶**于時聖道淳厚**時聖道淳**厚厚也善曰

杜預左氏傳注曰避是也于匪切尚書曰政事惟醇孔安國曰醇粹也**舉實為秋摘藥為春**

銑曰舉用賢能亦如秋時萬物成實也發禮樂文章如春之萬物榮美也摘發也藥又也善曰韓詩外傳曰魏文侯之時子實仕而獲罪謂簡主吾不復樹德簡主曰夫春樹桃李夏以得蔭其下秋得食其實今子樹其非人也答賓戲曰摘藻下有可封之人善本作**上有大哉之君**銑曰

天下和平比屋可封爵也謂下人皆遷善也大哉之君則堯也善曰尚書大傳曰周人可比屋而封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余雖不敏請從**善本作**後塵**向曰惟堯則之民或為屋也

猶不達也父子請從大夫後塵以從仕也善曰論語顏回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應接與和元則書曰敢不策馳敬尋後塵也

詔一首

詔

漢武帝向曰漢書云武帝諱徹景帝中子謚曰武詔照也天子出言如日之

照於天下也此謂下州郡求賢良焉

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

千里翰曰以馬比賢人也蹏蹏也善曰言馬不良或奔或蹏御之以道而致千里之塗聲類曰蹏蹏也杜計

切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翰曰賢人或以小節犯負時機而見棄累者則藏器

於內可以立功名晉灼曰被世議論也善本此有夫字泛

方奉切善本駕之馬跡拓氏之士亦有在字御之而

已濟曰泛敗也跡逐弛廢御用也良馬奔而有餘力者必敗駕車之儀也人有才器卓異必見疾而逐之黜而廢

之也此亦在人善用之而已應劭曰泛獲也馬有餘氣力乃能敗駕泛如淳曰弛廢也士行卓異不入俗檢如見片

逐也跡音拓其令州縣察吏民有茂才異等可為將相及

使絕國者銑曰其辭也案求也吏謂在官者民謂百姓也茂美盛也令其美才殊異於等倫堪任將相及

奉使遠國者進之絕遠也應劭曰舊言秀才避光武諱改稱茂才異等者越等軼羣不與凡同也善曰察觀世察

審知然後薦之也相子新論雍門周曰遠赴絕國無相見期也

賢良詔一首銑曰前詔郡國求賢良而賢良畢至此詔問之策也

漢武帝

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銑曰畫衣冠人象以殊於常服將使犯法者服之以

當刑罰而人乃無犯者應劭曰二帝但畫子冠章服而民不敢犯也善曰尚書大傳曰唐虞象形而民不敢犯墨子

曰畫衣冠日月所燭莫不率俾良曰燭照率循俾使也帝德廣運日月所照之地皆

循順帝道而求使用善曰大戴禮孔子曰昔舜出入日月莫不率俾孔安國尚書傳曰無不循化而使也周

之成康刑錯不用德及鳥獸向曰成王康王也錯置也善曰紀年曰成康之際天

不安寧刑措四十年不用毛詩序曰文王受命樂教通四其有靈德以及鳥獸焉尸子曰湯之德及鳥獸矣教通四

海海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

向曰肅慎北發渠搜氏羌四國名皆來服帝命

晉灼曰東夷傳肅慎今挹婁地是也存夫餘之東北于餘里大海之賓北發似國名也應劭曰禹貢析支渠搜屬雍

州在金河關之西挹於甲切善曰大戴禮孔子曰昔舜西王母來獻其白玉官云教通于四海海外肅慎北發國

名也大戴禮北發渠搜氏羌來服鄭星辰不孛勃日月不

蝕詩箋曰氏羌夷狄國別在西方也

蝕亂也李山陵不崩川谷不塞

麟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

濟曰天

山不崩解陵不絕矣

麟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

濟曰天

子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皆應瑞也善曰禮記曰聖王

所以順故鳳皇騏驎皆在郊藪周易曰河洛出圖書聖人

則之烏虜何施而臻此乎

濟曰烏虜歎美之辭也臻至也言

今朕獲奉宗廟夙興以求夜寐以思若涉

知所濟

良良曰獲得夙早興起寐卧淵深也言早起以求賢

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

帝之洪業休德

向曰猗歎辭也偉大也歎宗廟事大何以

薄曰猶詩曰猗歎那歎也猗美上參堯舜下配三王

也偉大也歎辭也言美而且大

禹湯武王也

朕之不敏

善本無不

不能遠德

良曰敏達也

禹湯武王也

此子大夫之所覩聞也

向曰子大夫謂賢良

觀見也

善曰國語越王句踐曰苟聞子

賢良明於古今

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以書對著之于篇朕親覽焉

也言受我策文明我疑問皆書之以

對述于篇章當親覽之咸皆著述也

冊

善曰說文曰冊符命也諸侯進受於

冊

王象其體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也

冊魏公九錫文一首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曹操自

曰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鉄鉞九錫秬鬯謂之九錫也

潘元茂

向曰文章志云潘勗字元茂陳留中牟人也少有逸才為尚書右丞也冊符命

也諸侯進爵受於王冊書其功績魏公曹操也錫賜也賜之九物以示功之重善曰文章志曰潘勗字元茂獻帝時為尚書郎遷東海相未發拜尚書左丞病卒魏錫勗所作

制詔

翰曰此漢獻帝之制也制者王者言必為法制也詔猶告也三代無其

使持節丞相領冀州牧武平侯良曰持執也文秦漢有也

得專前事以示天子之信以明重臣之忠節也領統也善曰魏志曰建安元年天子假太祖節鉞封武平侯建安

九年領冀州牧也朕以不德少遭閔凶越在西土遷于唐衛不德

謂無德也閔病也謂靈帝崩也越遠也西土長安也唐謂安邑堯所居也衛謂河內也善曰朕謂獻帝也左氏傳

楚子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又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又厚成叔弔于衛曰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仇境尚書曰湯矣西土之人范曄後漢書獻帝紀曰初平元年遷都長安興平二年車駕東歸李傕復追戰王師敗帝渡河幸安邑建安元年六月幸聞喜七月車駕至洛陽漢書河東郡有安邑縣聞喜縣然自聞喜入洛必塗經河內河內本衛國河東本唐堯所封故曰唐衛也當此之時若綴去旒然上垂珠而綴於冠者言帝室之危如旒之懸然辭也善曰公羊傳曰君若贅旒然何休曰旒旗旒也贅猶綴也以譬者言為下所執持宗廟乏祀社稷無位羣凶覬覦連帶城邑東西耳善曰左氏傳師服曰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杜一人尺頭曰下不冀望上位也諡文曰覬幸也覬欲也土朕無獲焉良曰言天下叛逆而我無一人之棲尺土之一民莫非其臣也即善本有高祖之命將墜于善本作地向曰墜朕用夙興假寐震悼于厥心假寐曰夙早興起也

寢震驚悼痛厥其也 善曰論語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
於地毛詩曰夙興夜寐永歎又曰假寐楚辭曰心震悼而
不敢 曰惟祖惟父股肱先正其孰恤朕躬 銑曰先正謂先
曹祖父父為股肱之臣以輔佐先帝之政其誰憂我身者
言曹公憂我也 善曰尚書曰臣作朕股肱耳目又曰亦
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又曰惟祖惟父其 乃誘天衷誕
育丞相 國乃進至忠之心也誕謂生也言曹公祖父憂深於
相即曹公也 善曰左氏傳甯武與衛人盟曰用昭乞盟
于爾大神以誘天衷毛萇詩傳曰誕大也鄭玄曰大矣后
稷之保又我皇家弘濟于艱難朕實賴之 翰曰言曹公安
生也 艱難我寶蒙賴其功德保安人理弘大也 善曰尚書周
公曰天受平格保又有殛又曰用敬保元子弘濟于艱難
左氏傳然明曰鄭 今將授君典禮其敬聽朕命 翰曰將封
國其實賴之也 其古先常行之禮使曹公 昔者董卓初興國難群后釋本
敬承我命也典常聽承也

作失位以謀王室君則攝進首啓戎行此君之忠於本朝
也 向曰董卓為亂之首故云初也興起也羣后謂諸侯也
諸侯見王室遭難皆去其位為王室謀安定之策而曹
公則引進忠誠先開兵戎之行伍以除亂也攝進啓開也
善曰魏志曰董卓廢帝為弘農王而立獻帝將軍索綽等
同時俱起卓兵強莫敢先進太祖遂引兵西左氏傳王子
朝告于諸侯曰釋位以間王政又曰會于洮謀王室也服
虔曰諸侯釋其 後及黃巾反易天常侵我三州延于平人
私政而佐王室 善本作 君又討之翦除其跡以寧東夏此又君之功也 翰
民字 黃巾賊張角自稱黃帝天兵三十六萬皆著黃巾於首也
反易天常而謂亂天之常道也侵我三州謂青州兗州東
平郡延于平人謂延及禍難於平居之人也而曹公討之
大破翦除其跡謂盡殺也寧安也東夏洛陽也 善曰魏
志曰青州黃巾於壽張東破之黃巾至濟北乞降左氏傳太
進兵擊黃巾於壽張東破之黃巾至濟北乞降左氏傳太
尚克曰顯頊氏有不才子以亂不常 韓暹楊奉專用威命
史書曰蚩尤惟始作亂延及平民也

又賴君勲剋其難良曰韓暹揚奉並董卓將也專擅其

也勲功克能黜退也遂建許都造其京畿設官祧善本作紀不失舊

兆拔之也物天地鬼神於是獲又此又君之功也向曰祧壇域祀祭

又治也時洛陽官室並為董卓焚毀遷立都於許作我京

兆封畿設置官班始為壇塋祭祀不失漢家舊事禮樂之

物者也是宗廟社稷制度始立周禮曰設官分職又曰兆五帝於

四郊鄭玄曰兆為壇之營域也左氏傳袁術僭逆肆于淮

南懾之憚君靈用丕顯謀斬其陽之役橋蕤授首稜威南

厲術以殞潰此又君之功也翰曰肆恣也懾憚猶畏難也

亂也言袁術僭號為帝於淮南曹公征之術畏難公之威

靈大明之謀術乃棄軍而走曹公斬其將橋蕤於蕲陽斬

嚴整而袁術死亂善曰魏志曰袁術字公路欲稱帝於

淮南術侵陳公東征之術聞公自來棄軍走留其將橋蕤

公擊破蕤等斬之左氏傳曰肆於民上杜預曰肆施也蕤

縣屬沛在陳之東也魏志曰術為太祖所敗欲至青州從

袁譚發病道死漢書武帝報李廣曰威稜憚乎鄰國鄭玄

論語注曰厲嚴整也左氏迴戈東指呂布就戮濟曰征袁

傳曰民逃於上曰潰也迴戈東指呂布就戮濟曰征袁

東又破呂布而殺之善曰魏志曰呂布字奉先五原人

也為兖州牧建安三年公東征大破之布乃還固守公遂

史泗沂水以灌城禽布殺之長乘轅善本作將返張揚沮

楊賜曰迴戈邪指南越相夷乘轅善本作將返張揚沮

也張揚駐固皆敗而誅死也張繡降曹公沮敗斃死也伏

罪謂誅之也替拜也善曰魏志曰張揚字稚叔雲中人

也董卓以為建義將軍建安四年公征呂布張揚將揚醜

殺揚以應太祖揚將駐固殺醜將其眾欲北合袁紹太祖

遣史渙邀擊之殺固又曰張繡武威人驃騎將軍濟族子

也濟死繡領其眾屯宛太祖南征軍育水繡等舉降左氏

傳曰楚王告令尹改棄轅而北之毛萇詩傳曰沮壞也袁紹逆常謀危社稷憑恃其

眾稱兵內侮銑曰表紹逆亂常道恃其兵衆內懷輕侮天

也天子以紹爲太尉會大祖迎天子都許紹擇精卒十萬騎萬匹將攻許也當此之時王師寡

弱天下寒心莫有固志翰曰寡少也寒心謂戰慄所懼漢

寒心已見上文周易君執大節精貫白日翰曰精誠明信

曰乾用黃牛固志也善曰魏志曰表紹字本初汝南人

下所見明也言曹公之心亦如曰也善曰論語曾子曰

臨大節而不可奪戰國策唐雎謂秦王曰聶政之刺韓僇

也白虹奮其武怒運諸神策致屈官渡善本作大殲醜類

良曰致及屈至也官渡地名殲殺醜惡也言至官渡大殲

惡類謂破袁紹也善曰魏志曰建安五年公軍官渡袁

紹遣車運穀使淳于瓊送之公擊瓊斬之紹衆大潰紹棄

軍走毛詩曰致天之罰屈于牧之野鄭玄曰致天所以罰

殲盡也醜衆也俾我國家拯於危墜此又君之功也良曰

拯拔墜落也言使我拔危於若落之濟師洪河拓定四州

中也善曰說文曰出溺爲拯也袁譚高幹咸梟其首濟曰洪大拓定也四州謂青冀幽并

昔斬首而懸之善曰青冀幽并也魏志曰紹出長子譚領

青州又曰建安十年公攻袁譚破之斬譚又曰袁紹以甥

高幹領并州牧公正幹幹遂走荊州上洛都尉海盜奔迸

王琰捕斬之漢書音義曰縣自於木上曰梟也

黑山順軌此又君之功也銑曰海盜累山二賊據處也言

散軌跡也善曰魏志曰公東征海賊管承至淳于遣樂

進擊破之承走入海陽又曰黑山賊張燕率其衆降封爲

侯烏丸三種崇亂二世袁尚因之逼據塞北東馬懸車一

征而滅此又君之功也翰曰烏丸三種北狄也崇大也言

因烏丸大亂近據塞北之地以爲叛逆而曹公經行險阻

東馬懸車以上下也一行羣逆皆滅逼近也善曰魏志

曰三郡烏丸承天下亂破幽州略有漢民表紹皆立其酉

豪爲單于遼西單于蹋頓尤彊故尚兄弟歸之數入塞爲

害尚書周公曰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孔安國云崇重也君
北征三郡烏丸表尚表與踰頓遠西單于樓班右北平
單于巨祗等數萬騎逆軍公縱兵擊之虜衆大崩斬踰頓
奔遼東遼東太守公孫康即斬尚熙等傳其首管子曰相
公征孤竹之君懸車束馬
劉表背誕不供貢職濟曰誕欺
喻太行至卑耳之山也
家不供貢賦之職
善曰魏志曰建安十三年公南征劉
表表卒其子琮降左氏傳楚伯州犁謂鄭行人揮曰子姁
憂子哲之欲背誕也管仲曰
王師首路威風先逝濟曰首
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
也言天子大軍將行向其衢路而威風之聲
已先往所止而聞
善曰廣雅曰首向也
百城八郡交
臂屈膝此又君之功也銑曰百城八郡謂劉表所據地也
日戰國策張儀曰交臂而事齊
馬超成宜同惡相濟濱據
楚檄蜀文曰匈奴屈膝請和也
河潼求逞所善本作**欲**向曰馬超成宜據關中及同爲惡
名逞縱也所欲謂爲篡逆也
善曰魏志曰建安十六年
關中諸將馬超韓遂成宜等反起爭屯潼關公西征與超

等夾關戰公乃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攻營伏兵擊破之
斬成宜周書太公曰同惡相助同好相趨思玄賦曰飄飄
神舉逞
殄之渭南獻馘占萬計渭水之南馘割耳也戰勝
所欲
則割死人之耳以獻於君蓋計數也萬計言多也
善曰
小雅曰殄盡也毛詩曰在泮獻馘鄭玄曰馘所格者左耳
也羽獵賦曰救鏖
遂定邊城撫和戎狄此又君之功也
鄒而羅者以萬計
長楊賦曰永無邊城之災左氏傳晉
侯謂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也
鮮卑丁令重譯而至
單于白屋請吏帥職此又君之功也向曰鮮卑丁令單于
譯謂使人傳易夷人言以宣於君也請吏謂請爲官吏帥
職謂帥其職貢
善曰鮮卑丁令二國名重譯已見上文
毛詩疏博物志曰北方五狄一曰匈奴二曰獯貊三曰密
丹也本並以單于爲單于疑字誤也單音必計切劉淵林
魏都賦注曰北羈單于白屋范曄後漢書曰北羈單于謂
耿恭曰若降者當封爲白屋王漢書曰耿恭請吏北面
南夷也又曰鎮王降請吏然請吏請漢爲之置吏也
君

有定天下之功重之善本無以明德班敘海內宣美風俗

翰曰以曹公之明德班述天下宜而行之以為風俗之美善曰左氏傳史趙曰舜重以明德宣德於遠也旁施

勤教恤慎刑獄良曰勤惠恤憂也善曰尚書曰旁作穆穆弗迷文武勤教又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

哉又曰文王問攸吏無苛政民不回愿銑曰苛繁回紆愿

兼于庶獄庶慎也曰孔子過山側有婦坐作墓者而使子貢問之曰昔者吾

舅死於虎夫又死焉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不去也曰無

苛政左氏傳委文子曰少驛氏有不才子敦崇帝族援繼

曰靖諸庸服讒蒐慝杜預曰周厲惡也敦崇帝族援繼

絕世舊德前功罔不咸秩濟曰敦重崇尊援引罔無秩序也百官紀世無嗣者引而繼之

有耆舊美德前代立功之人無不皆序其功德也善曰尚書曰敦敘九族鄭玄詩箋曰崇厚也論語曰繼絕世周

易曰食舊德貞厲終吉雖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海

方之蔑如也翰曰格至也伊尹之高德上至皇天周公之明德遠照于四海比之曹公則無如德者

此蓋禮言之辭過實也方並蔑無也善曰尚書曰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孝經曰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

海法言曰世稱東方生之盛其遺朕聞先王並建明德祚

書蔑如也毛萇詩傳曰蔑無也善本作之以土分之以民

向曰先王謂周武王明德謂周以民使主治之建立福祚也

善曰左氏傳曰子魚曰昔武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又衆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

姓胙之以土而命之氏又子崇其寵章備其禮物銑曰物

魚曰武王分康叔殷人七族以別貴賤鄭玄曰章識也尚書曰統承先王修其禮物

以蕃衛王室左右厥世也良曰蕃衛謂援護也言左右輔

善曰尚書曰率由典常以蕃其在周成管蔡不靖懲難念

王室又曰予欲左右有民也功翰曰周成謂成王管叔蔡叔也靖安也言其不安者謂

其作亂也懲息也言息管蔡之難太公之功也善曰乃流言於國又曰西土人亦不靖乃使邵康公錫齊太公

履濟曰錫賜也履足履使得東至于海西至于善本作河

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向曰穆陵

也五侯公侯伯子男也九伯九州之長伯長有罪有太世

祚太師以表東海師言世福於我太師以明表於東海東

海者齊也善曰左氏傳王使劉定公賜齊爰及襄王亦

有楚人不供王職又命晉文登為侯伯錫以二輅虎賁鈇

鉞鉅鬯弓矢大啟南陽世作盟主良曰襄王之時楚叛王

績王乃命晉侯為諸侯之長賜以二輅車虎賁勇士鈇鉞

兵器也鉅黑黍鬯香草也令祭宗廟用之大開南陽之地

以屬於晉晉於是當代作諸侯盟之主蓋尊之矣善曰

左氏傳曰晉侯及楚人戰于城濮楚人敗績王策命晉侯

為侯伯賜之大輅戎輅鉅鬯一自虎賁三百人又曰晉文

侯朝王王與之陽樊潁茅之田於是始啟南陽又范宣子

日晉主夏盟杜預故周室之不壞繫焉二國之善本有是賴

日為諸夏盟主也故周室之不壞繫焉善本有是賴

翰曰繫發聲歎也二國謂齊晉也言周室不壞亂是賴齊

晉二國以為援護蓋將封錫曹公乃引此古典者也善

日二國齊晉也左氏傳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今君稱丕

日王室不壞繫伯舅是賴杜預曰繫發聲也今君稱丕

顯德明保朕躬奉答天命以允華夏其上故傳武平侯印

綬命曰曹公先封武平侯言今更下傳魏國之璽敬將我

於我此言却入武平侯印於天子也善曰應劭風俗通

日諸侯有傳信乃得舍於傳故既下新傳命上故傳及印

綬也尚書曰肅將天威又曰夙夜今又加君九錫其敬聽

出納朕命惟允爾雅曰允信也後命善曰左氏傳宰孔以君經緯禮律為民軌儀善曰家

日唐叔封於晉以經緯其民王肅曰經緯使安職業無或

猶織以成之國語泠州鳩口爾民軌儀也遷志銑曰言無得或是用錫君大輅善本有戎各一玄牡

二駟良曰駟車也玄牡馬也二駟八匹善曰君勸分務

本善本作良曰畜愛昏疆也善曰左氏傳

預曰勸分有無相濟也漢書詔曰農天下之本也而粟帛

滯積大業惟興濟曰勸人農桑故粟帛滯積而多也善

謂大是用錫君袞冕之服赤舄性副焉善曰袞三公服也

冠也周禮曰王之服纁赤舄青紼也君敦尚謙讓俾民興

行濟曰敦重俾使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曰尚上也孝經

少長有禮上下咸和善曰左氏傳晉侯觀師曰少長有禮

日用咸和有有用錫君軒懸之樂六佾之舞樂也佾列也謂

以舞為行列有六行行六人也善曰周禮曰小胥掌止

樂懸之位諸侯軒懸鄭司農曰軒懸去一面也左氏傳曰

公問羽數於衆仲衆仲對曰諸侯君翼宣風化爰發四方

尚書曰翼佐爰於也言佐我宜布風化發於四方也善曰

賦政于外遠人回面華夏充實良曰回面謂臣服也華夏

劇秦美新曰海外遐方回面內向漢書是用錫君朱戶以

居濟曰朱戶天子禮貴之善曰服虔漢書注曰朱戶天

就所治君研其明哲思帝所難向曰研精明智思天下之

善曰鄭玄周易注曰研喻思慮哲尚書咎繇曰在知官才

任賢羣善必舉善必舉之於朝善曰尚書伊尹曰任官

惟賢材論語子曰舉是用錫君納陛以登翰曰納陛者致

善而教不能則勸也

使其上殷善曰漢書音義如淳注曰刻殿基以爲陛以

說也也尊者不欲露君秉國之均正色處中濟曰秉執也而外陸故內之雷也

也處中處大中之道也善曰毛詩曰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尚書王曰正色率下也纖毫之惡靡不

抑退良曰百姓百官有纖毫之虧惡者無不抑折而退之

抑退靡無也善曰謝承後漢書曰李咸奏曰春秋之義

毫毛之善也是用錫君虎賁之士三百人向曰虎賁

善曰虎賁三百人君糾虔天刑章厥有罪銑曰察天子刑法

人已見上文糾察虔敬章明厥其也善曰國語敬姜曰大史司載糾

虔天刑章昭曰糾察也虔敬也刑法也尚書曰降災于夏

以彰厥犯關干紀莫不誅殛舉力反翰曰犯國家之關禁

罪也善曰左氏傳季孫盟藏氏曰無或如藏孫統干是用錫君

國之紀犯門斬關孔安國尚書傳曰殛誅也

鉄鉞各一濟曰鉄鉞鉄兵也善曰蒼頡篇君龍驤虎視旁眈

八維向曰驤舉也八維天下四方四角也言君如龍舉謂

善曰鄒陽

上書曰蛟龍驤首周易曰虎視掩討逆節折衝四海良曰

眈眈楚辭曰引八維以自導也

征討其逆亂天子之節制者折挫奸惡衝突疆敵於四海

之內善曰毛萇詩傳曰揜大也漢書主父偃說上曰今

以法割諸侯則逆節萌起晏子春秋孔子曰是用錫君彤

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子之謂也

同弓一彤矢百旅盧弓十旅矢千銑曰昔弓矢也諸侯有

氏傳注曰彤赤也旅黑也君以溫恭為基孝友為德翰曰

弓一矢百則矢千弓十矣

正色謂無私

善曰毛詩曰秉

向曰春秋之義

非勇人也

銑曰察天子刑法

明其有罪無罪也

大史司載糾

尚書曰降災于夏

莫不誅死之

犯國家之關禁

善曰鄒陽

良曰

掩襲

今

上曰

杜預左

翰曰

基本

善曰

孔安

善曰

及君

法

往欽哉敬服朕命銑曰君往欽哉敬服用也簡恤余善本作爾字衆

時亮庶功用終爾顯德導揚弘烈向曰上引古人此重述曹公也言曹公大明之

德明安我身奉當天命引明大業也善曰尚書曰王曰公明保

予揚文武烈奉天命綏愛九域罔不率俾向曰綏安

域天下也罔無率循俾使也善曰尚書曰綏愛有衆曰

無戲怠韓詩曰方命殲后奄有九域薛君曰九域九州也

尚書注曰海隅功高乎伊周而賞卑乎齊晉朕甚愿女焉

翰曰伊尹周周公言曹公之功高於伊尹周公賞尚卑

於齊晉二國我甚慙也愿慙也善曰漢書哀帝詔曰惟

念德報未殊朕以眇身託于兆人善本作民字之上也良曰眇小

也善曰漢書宣帝詔曰朕以眇身求思厥艱若涉淵水

奉求祖宗又曰託于兆人之上也非君攸濟朕無任焉濟曰言思其艱難若涉深水之危懼

也非曹公所濟我無委任之所焉淵

深攸所也善曰尚書曰肆予今以冀州之河東河內魏

沖人求思艱攸濟已見上文

郡趙國中山鉅鹿善本有常山字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封君爲

魏公使持節善本作使御史大夫憲授君印綬冊書金虎

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銑曰慮謂御史大夫

竹使符漢家符名第五第十符之數善曰魏志曰天子

使御史大夫郊憲持節策命公爲魏公司馬彪續漢書曰

憲字鴻豫山陽應劭漢官儀曰金銅虎符五竹使符十

杜詩上書曰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徵求竹使符也

右善本無錫君玄土苴余以白茅爰契余善本作爾字龜用建

冢社向曰諸侯有功則各以其方土賜之裏以白茅魏在

冢社也冢社立如天子社稷然也善曰尚書緯曰天子

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

各取方七苴以白茅以爲社毛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

毛萇曰契問也鄭玄曰契灼其龜毛詩曰乃立冢社成醜

攸行毛萇詩傳曰冢士大社也昔在周室畢公毛公入為卿佐向曰畢毛入為天子之卿佐善曰尚書曰乃召畢公毛公孔安國曰畢毛皆國名入為天子公卿也周邵師保出為二伯銑曰周公為太師邵公為太保出歸於國則為善曰尚書曰邵公為保周公為師鄭玄毛詩箋曰召伯姬姓也作上公為二伯外內之任君實宜之翰曰上言畢毛職此言曹公其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翰曰其語辭也言實宜居之今更下傳璽肅將朕命翰曰當簡閱憂恤汝眾士是信眾庶衆對揚我高祖之休命向曰對當揚明休美也言當明也搜善曰尚書王曰簡恤爾命用成爾顯德又曰惟時亮天功又曰敢對揚天子休命也

文選卷第三十五 終

文選卷第三十六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令

任彥外宣德皇后令一首

教

傅季友為宋公脩張良廟教一首

脩楚元王墓教一首

文

王元長求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

任彦昇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二首

令

宣德皇后令一首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文安王皇后諱寶明琅邪臨沂人也

父曄之齊世祖為文惠太子納后鬱林即位尊為皇太后稱宣德宮梁王蕭衍定京邑迎后入宮稱制至禪位梁王於荊州立南康王為帝進梁王為相國封十郡為梁公表讓不受詔斷表宣德皇后勸令受封也

任彦升

良曰太后欲禪位於梁王王固辭沈約等奏太后勸進令昉為太后令梁王受

禪秦法皇后太子稱令令命也

宣德皇后敬問具位

善曰言梁武帝故曰具位也

夫功不在

賞善本作庸勲之典蓋闕

用功之常典是闕而不行也

庸用勲功也

善曰言功績既高在乎不賞故庸勲之典蓋闕而不論周書曰平列之臣功大弗賞諡臣曰貴史記

刪通說韓信曰功蓋天下者不賞左氏傳富辰曰庸勲親親昵近尊賢也

施侔造物則謝德之

途已寡

善本有也字翰曰梁王施巧等造化之成於萬物善曰言恩施隆侔於造物則謝德之途已寡而

道也善曰言恩施隆侔於造物則謝德之途已寡而

不著莊子曰夫造物者為人司馬彪曰造物謂道也魏志曰劉廣上疏曰物不答施於

使荃宰有寄

向曰雖不可答然要不可彊為立名以主天下使君臣有所寄託也荃君也宰臣也善

曰言德顯功高雖無酬謝之理要不可彊為酬謝之名庶使君主之情微有所寄也老子曰吾強為之名曰大楚辭曰

荃不察余之中情王逸曰荃香草以喻君也鄧析子曰聖人逍遙一世間宰匠萬物之形晉中興書孝昭曰誠在匪

有寄也公實天生德齊聖廣淵善曰班固漢書高祖述曰

是天生德聰明神武尚書不改參辰而九星仰止不易日

月而二儀貞觀久時也九星謂九州也仰止謂九州之長

皆仰望而至止也二儀天地也真正觀視也暴亂既除則

正視於天下也善曰陸賈新語曰堯舜不易日月而興

桀紂不異星辰而亡天道不改而人道易也周書王曰余

不知九星之光周公旦曰九星星辰日月四時歲是謂九

星九星九光毛詩小雅曰高山仰止周易曰易有大極是

生兩儀王肅曰兩儀天地也又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

在昔晦明隱鱗戢翼鳳隱鱗翼也晦暗戢斂也善曰周

易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王弼曰藏明

於內乃得明也曹植矯志詩曰仁虎匿爪神龍隱鱗成公

綏慰志賦曰惟潛龍之博通群籍而讓齒乎一卷之師

勿用戢鱗翼而匿景也博通群籍而讓齒乎一卷之師

謂潛隱之時廣通經籍推尊帥傳也博廣也讓齒謂推尊

之也法言云一卷之書必立之師善曰謝承後漢書曰

范丹博通羣藝范曄後劔氣陵雲而屈迹於萬夫之下

漢書曰馬續博觀羣籍劔氣陵雲而屈迹於萬夫之下

劔氣謂勇氣也太公六韜云屈於一人之下申於萬夫之

上此謙厚之道必致尊也善曰魏志段灼理鄧艾曰艾

勇氣凌雲士衆乘勢六韜太公曰屈辯析歷天口而似不

能言論故齊人爲語曰天口駢天口者言田駢子不可窮

其口若事天論語曰孔子於文擅雕龍而成輒削其善本

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文擅雕龍而成輒削其善本

字藁良曰言專擅於文若雕龍之彩飾成也則輒削除其

入齊人爲之語曰彫龍赫赫言鄒衍之術文飾之若彫鏤

龍文漢書曰孔光時有所言輒削草藁如淳曰所作起草

藁爰在弱冠首應弓旌子招引賢良皆使使執弓旌以爲

天子之信善曰禮記二十日弱冠漢書制曰褒然爲舉

首左氏傳曰陳敬仲曰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孟子曰

夫招士以旌也客游梁朝則聲華籍甚銑曰客游梁朝謂比

之徒游於梁孝王門聲名籍甚於天下謂梁王衍初爲巴

陵王府法曹故以比也善曰何之元梁典曰高祖起家

齊巴陵王法曹漢書曰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相如見而說之客游梁朝淮南子曰聲華嘔符之樂其性者仁也嘔紆武切符音撫漢書曰陸賈游漢庭公薦名宰府則延

譽自高翰曰薦進也梁王遷為太尉王儉府祭酒宰相也梁典曰高祖遷儀同王儉東閣祭酒王隱晉書曰周

玘累薦名宰府國語曰使張老延君譽于四方也隆昌

委年勤王始著建武惟新締構斯在向曰隆昌建武並年號也勤於王室之事

於此末年始為著威結合謀策又仕此年也季末也惟斯謂初也締結構合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鬱林王即位政

元曰隆昌韋昭國語注曰季末也左氏傳曰狐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蕭子顯齊書曰明帝即位改元曰建武毛詩

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魏都賦功隆賞薄嘉庸莫疇嘉善曰有魏開國之日締構之初也

庸功莫無疇報也善曰陸機高祖一馬之田介山之志功臣頌曰帝疇爾庸後嗣是膺也

愈厲濟曰田十井為通通十為城一馬言少也介山之推也謂介之推不受晉侯祿也言齊以梁王功多禪

之帝位以報功猶如封一馬之田未為多也為執志固亂益高於介推也愈益厲高也善曰言止有一馬之田以

懷讓祿之志終居六百之秩以秉推功之誠管子曰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馬之田一金之衣左氏

傳曰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不及史記曰六文公壞縣上山中而封于推號曰介山廣雅曰厲高也

百之秩大樹之號斯存銑曰漢郡曼容位至六百石輒謝病而去亦比梁王辭爵祿也漢馮

異每舍止處諸將並坐論功而馮異獨屏於樹下不共論功軍中號為大樹將軍言梁王不受功號亦斯存也善

同銑及擁旄司部代馬不敢南牧翰曰擁執也旄旌旗之屬以麾衆也司部司州

也代謂比胡也梁王鎮司州胡馬不敢南牧收放也善曰何之元梁典曰司州刺史蕭誕被殺高祖監司州班周涿

邪山祝文曰杖節擁旄鉦人伐鼓沈約末書曰明帝於南豫州之義陽郡立司州韓詩外傳曰代馬依北風過秦論

曰胡人不敢南推轂樊鄧胡塵罕掌夕起向曰王者遣將下而牧馬也必跪而推其車

轂梁王將兵據樊鄧二城則胡兵之塵希能夕起也善曰何之元梁典曰虜主拓跋宏既退高祖據樊城漢書馮

唐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闔以內寡人制之闔以外將軍制之鄒陽上書曰今胡數涉河北上獲飛鳥蘓林曰言胡來人馬惟波狹童窮極凶虐善本作窮凶之盛揚壘上覆飛鳥也亂也童謂東昏侯即位行暴虐誅戮良善此之童僕也善曰何之元梁典曰東昏即位位蝶迫群小誅高祖兄懿弟暢尚書大傳微子歌曰彼狡僞兮不我好方鄭玄曰狡僞謂紂也衣冠泯絕禮樂崩喪泯滅也謂東昏侯無道善曰表子曰古者命士已上皆有冠冕謂之冠成之家劇秦義新曰弛禮崩樂塗昏耳目也既而鞠旅誓衆言謀王室良曰鞠告也言告其軍旅誓衆與呂僧珍謀爲內伐毛詩曰陳師鞠旅毛萇曰鞠告也尚書曰王明哲衆士左氏傳曰公會齊侯于泚謀王室也白羽一麾黃鳥底定善曰呂氏春秋曰武王至殷係墮武王左釋白羽右釋黃鉞兇而自爲係出師頌曰素旄一揮鬻子曰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陣于商郊起自黃鳥至于赤芥三軍之上靡不失色武王乃命太公把白旄以麾之紂軍反走尚書曰震澤底定甲旣鱗

下車亦瓦裂

向曰言凶徒既預其兵甲若推鱗而下之車破如瓦碎裂善曰向書大傳曰武王伐紂

戰于牧野紂之卒輻分紂之車瓦裂紂之甲如鱗下賀于武王也致天之屆拱揖群后致天之屆拱揖群后

百官善曰言致天之誅但拱手以揖百官公卿而已羣后謂百官善曰毛詩曰致天之屆于牧之野典引曰欽若上下

拱揖豐功厚利無得而稱濟曰豐大之功厚利於人無得而稱言功之多不可盡說善

曰王命論曰帝王之祚必有豐功厚利積累之業是以祥論語孔子曰大伯三以天下讓入無德而稱焉

光總至休氣四塞良曰祥光休氣並和平之瑞氣也塞備也善曰尚書中候曰帝堯文明榮光

出河休氣四塞鄭玄曰休美也四塞燄耀四方也五老游河飛星入昴翰曰堯見

河一老人曰河圖將來告帝期又一日河圖推龍銜玉繩歌詠又一日山川魚鼈荷聖恩又一日河圖推龍銜玉繩歌詠

五老飛于天入于昴言梁王亦有此瑞蓋美言之其實無也善曰論語比考讖仲尼曰吾聞帝堯率舜等外首山

觀河渚乃有五老游渚五老曰河圖將浮龍銜玉苞刻版題命可卷金泥玉檢封書成知我者重童黃姚視五老飛

為流星上入昇注曰元功茂勲若斯之盛濟曰元大茂盛
入昇宿則復為星焉衍集曰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劉琨勸進表曰茂勲格乎皇天而地狹于善本作四
履勢卑乎九伯帝有恩焉輜軒萃止向曰周賜太公履東
謂地狹於太公也九伯九州之長言梁王勢卑於此也恩
勲也說曰輜軒輶車也萃聚也善曰左氏傳管仲曰
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賜我先
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杜預
曰履踐履也帝寶融也輜軒萃止謂進封梁公之使也漢
書哀帝詔曰惟念德報未殊朕甚惡焉楊雄荅劉歆書曰
常聞先代輜軒之使今遣某位某甲等率茲百辟人致其
毛詩曰有鶚萃止也誠良曰某官某甲者謂百官名不可具載於此故略不言
也百辟謂百官皆致其誠信也善曰致誠謂請無讓
也毛詩曰百辟其刑之庶匪席之旨不遠而復良曰詩云
長笛賦曰致誠效志也庶匪席之旨不遠而復我心匪席
不可卷也言梁王讓位不受有不可卷動之義故率百官
以朝之庶使此志不為久遠而反復也謂帝位宜定也

善曰梁王固讓同平匪席之旨百辟固請庶乎不遠而復
之義也毛詩云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周易曰不遠復無祗悔
教善曰蔡邕獨斷曰諸侯言曰教

為宋公脩張良廟教一首善曰裴子野宋畧曰義

軍次留城令
脩張良廟

傳季友韓曰沈約宋書云傳亮字季友北地

常侍後為太祖所誅宋公謂宋高祖
劉裕也晉封宋公時北伐過鼓城脩
張良廟乃下此教泰法諸公王稱
教教者教示於人也善同翰注

綱紀濟曰綱紀謂主簿之司也教皆主簿宜之故若先呼

平主簿王豹自事齊王曰夫盛德不泯義存祀典向曰泯
況豹雖陋故大州之綱紀典謂祭祀之常典善曰左氏傳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
遂亡乎晉曰未也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禮

註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也毛萇詩傳曰泯滅也
微管之歎撫事彌深
銑曰管仲相齊而國

理禮樂大興故孔子歎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微無
也披髮左衽夷狄之服言無管仲為相則禮樂大壞吾其
夷狄也此孔子歎美其功也合宋公

撫思此事彌深於情
張子房道亞黃中照
善同銑注

隣殆庶
良曰易坤卦之六二爻辭云君子黃中通理正位

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子房之行與
風雲玄感蔚為帝師
善同良注

翰曰易云雲從龍風從虎此深感應也玄深蔚盛也
善

曰漢書曰張良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出一編書
師河圖曰黃石公謂張良讀此為劉帝師也
夷項定漢

大拯橫流
向曰夷平也子房能平項羽定漢祖拯拔也橫

至陽夏諸侯不會用良計諸侯皆會圍羽垓下羽敗自
固

已參軌伊望冠德如仁
良曰固已辭也參近軌跡也伊伊尹望呂望言子房近跡於此土賢

臣也冠首也仁德乃為管仲之首孔子謂管仲為如其仁

善曰曲引曰以冠德卑綽者莫崇平陶唐論語子曰桓公

九令諸侯不以其仁如其仁
若乃神交
善本作

圯上道契
圯之與

商洛
翰曰子房受黃石兵法於圯橋黃石公神也商洛山

位遂定契合也
善曰答賓戲曰齊寧激聲於康衢漢良

受書於圯圯皆侯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圯上已見謝

宜遠張子房詩注袁宏三國名臣贊序曰體分冥固道契

不墜班固漢書贊曰漢興園公綺季夏黃公角里先生當

秦之世避而入商山以待天下之定也漢書
顯默之際
曰上竟不易太子者良本召此四人之力也

然難究
銑曰籌策明默皆然
淵流浩濇莫測其端矣
濟曰

房之德深廣浩濇不測其端涯也
善曰言其度量深大

不可測度也孫綽桓玄城碑曰俯仰顯默之際優游可否

之問莊子老聃曰而知夫道者難言哉吳都賦曰頡頏

沅濇莫測其深莫究其廣黃石公說序曰張良慮若源泉

深不可
塗次舊沛佇駕留城
向曰宋公行途次沛國立駕

測也
留城留城子房所封留侯之

城也善曰漢書沛郡有留縣又曰張靈廟荒頽遺像陳

昧良為留侯爾雅曰佇久也謂停久也分田廬取其荒頽者杜預左氏傳注曰頽壞也夏侯湛

東方朔畫贊序曰徘徊露寢見先生之遺像廣雅曰昧闇也撫跡懷人永歎寔深寔實

懷人又曰善曰毛詩曰嗟我過大梁者或佇想於夷門游九原

善本作京字者亦流連於隨會銑曰太史公過大梁之墟求問

門也言太史公佇想侯羸之跡也趙文子與叔譽游於

九原晉大夫葬所也文子曰死而可作吾誰與歸叔譽曰

其陽處父乎文子曰利君不忘其身謀身不遺其友我則

隨武子乎武子則隨會也文子留連下淚以思於隨會

善曰鄭玄曰武子士會也食邑於隨京當為原擬之若人亦足以云向曰擬此也

謂侯羸隨會亦足以言子房也善曰論可攻構棟宇脩

飾丹青蘋蘩行潦以時致薦言守以忠信雖物之微可時

薦祀也善曰左氏傳君子曰蘋蘩蘊藻之菜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也抒懷古之情存不

刊之然京賦曰折申刊缺烈業也善曰廣雅曰折灑也西

書主者施行也

為宋公脩楚元王墓教一首高祖異母弟也封於

楚謚曰元墓在彭城宋公過見故脩之

傳季友

綱紀夫寢賢崇德千載彌光向曰彌益也善曰禮緯曰

行鄭玄禮記尊本敬始義隆自遠良曰日本始謂先祖宋公

帝詔曰追本敬始所以篤教流化孫卿楚元王積仁基德

啓蕃斯境銑曰墓本啟開也斯境謂彭城彭城屬楚故也

弟也漢立交為楚王王彭城賈子曰君子積於仁而民積於財刑罰廢矣國語太子晉曰基德十五王而始平也

素風道業作範後昆銑曰素風儉約純素之風道業謂博通經學範法也後昆後嗣也善曰

三國名臣贊曰素風愈鮮習鑿齒襄陽耆舊記龐統曰方欲興長道業卻正釋譏曰創制作範匪時不立尚書曰垂裕後

本支之祚實隆鄙宗濟曰支體祚福宗盛也宗盛我鄙賤之宗鄙者謙也善曰毛

詩曰本支百世楊脩牋遺芳餘烈奮乎百世發也善曰

抱朴子曰嵇君道云郭有道沒則遺芳永播春秋元命苞曰文王積善所開之餘烈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

而懦夫立志奮乎百世之下莫不興起也而立封翳然墳塋莫翦向曰封疆界也翳然荒蕪

莫翦謂無人翦除灑掃善曰晉中興書武陵王令曰丞相墳塋翳然顰薄非所也感遠存往慨然

求懷良也感傷遠化存思往事慨然為歎而長懷者也夫

愛人懷樹甘棠且猶勿翦銑曰愛其人懷其德者則召伯之植甘棠且猶不翦甘棠木名

善曰毛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風俗通曰召公出為二伯止甘棠樹之下聽訟史獄後人思其德美愛

其樹而不追甄吉然墟墓信陵向或不泯濟曰甄榮泯滅也漢詔魏信陵君守

家五家寔為不滅善曰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禮記周鄭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漢書高紀詔曰秦始

皇守冢三十家魏況夙峽結所興開源自本者乎翰曰言召伯信

陵尚且如此況我興元王如瓜蔓所起相連開源自可蠲

彭城為本也賦蔓也善曰毛詩曰縣縣瓜峽也可蠲

復近墓五家長給灑掃便可施行向曰蠲免復除也謂免除近墓五家謂長給灑

掃便可常行也善曰郭璞方言注曰蠲除也

文
求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

王元長良曰蕭子顯齊書云王融字元長琅邪人也少而神明警惠博涉有文才為中書郎

帝疾融先欲立竟陵王子良及即位下延尉於獄中賜死善注同

問秀才高第明經

翰曰秀才者言其人如草木之發華秀見者愛之高第明經謂德行高遠明於

經國之道也朕聞神靈文思之君聰明聖德之后

良曰古君也此述古

之聖君至治者也善曰史記曰黃帝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尚書序曰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孔安國曰言聖德之

遠著體道而不居見善如不及居見其善者如望之不可及也善曰文子曰聖人體道反至動而無為老子曰聖

人功成而弗居論語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是以崆峒有順風之請

向曰廣成子在崆峒山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而問治身之道

華封致乘雲之拜

良曰華封有道之人也堯往見之而謂堯曰使聖人壽且富多男子堯曰多男

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封人曰多男子則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則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壽則千歲之後

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何辱之有堯拜之善曰然崆峒有拜乘雲為請今不同者蓋請者必拜故互文也或揚

旌求士或設虞待賢

翰曰揚舉也舜有舉善之旌旌幡也求士謂求賢士虞鍾架也禹治天下

以五聲為銘於虞曰自賢者教我以道者擊鼓教以義者擊鐘教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語以獄者揮鞞善曰

求士待賢皆謂請其言也管子曰舜有告善之旌應劭漢書注曰旌幡也設之五達之道鬻子曰昔大禹治天下也

以五聲聽治為銘於筭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寡人以義者擊鐘教寡以事者振鐸語寡人以憂者擊磬語寡

人以獄者揮鞞也

用能敷化一時餘烈千古

良曰敷布烈美也善曰謝承後漢書序

曰陰脩敷化二都威教克平餘烈已見上文

朕寅奉天命恭惟永圖

魏曰寅敬也惟思永長

也言敬奉天命恭思經國之長圖尚書曰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又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也

審聽高居載懷祗懼

向曰審其聽受高居思危則懷敬懼也載則祗敬也善曰六韜曰王者

之道如龍之首高居而遠望徐視而審聽尚書曰予小子夙夜祗懼也

雖言事必史而象闕

未箴

齊曰雖言事則左史書之而象魏之闕未有直言之戒象魏天子闕也所以命百官為箴戒之言懸之於

上言未箴者未有直言之士善曰禮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鄭玄周禮注曰象魏闕也范曄後漢書曰靈帝嘉平中有人書朱雀門寤寐嘉猷延佇忠實翰曰言公卿皆尸祿無忠言者也

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也子大夫選名外學利用賓王之良曰言當選名

利於非用賓佐王道外進也善曰國語曰越王勾踐曰苟聞子大夫之言賈逵曰親而近之故曰予大夫也禮記

鄭玄曰學太學也周易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也懋陳

三道之要以光四科之首銑曰懋表也此三道之要謂國體

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脩經中博士三曰明曉法令足以決疑才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才任三輔劇縣今此四者何為通也善曰漢書詔策晃錯曰大夫之行當此三道張晏曰國體人事直言也

崔寔政論曰詔書故事鹽梅之和屬有望焉向曰以予大三公辟召以四科取士

羹實所屬望善曰尚書曰若作和羹爾為鹽梅

又問昔周宣脩千畝之禮虢公納諫濟曰周宣王即位不脩籍田千畝之禮以

為農先虢文公諫曰民之大事實在漢文缺三推土之義

賈生置言翰曰漢文帝即位亦不脩籍田賈誼諫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帝乃躬耕以勸百姓也籍田之

禮天子三推良以食惟民天田為政本良曰人以食為天若無人不生也

善曰漢書酈食其說漢王曰臣聞王者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尚書曰八政一曰食孔安國曰勤農業也漢書文帝

詔曰農天下大本金湯非粟而不守水旱有待而無遷銑曰民所恃以生也

假如以金為城以湯為池雖險固非粟不可守也雖遭水旱之災有粟待之無遷流亡散者也善曰漢書蒯通說

武信君曰皆為金城湯池不可攻也記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湯池帶甲百萬而無粟者弗能守也禮記曰

雖有凶旱水朕式照前經寶茲稼穡向曰前經謂藉田也

盜民無菜色寶重也種曰稼敘曰

猶善曰范子計然曰五穀者萬民之命國之重寶也**祥正而青旗肅事土膏而朱紘**

戒典之旗也肅敬也膏膏腴也朱紘冠飾也戒勅典法也

言勅正其常法善曰祥正土膏並已見東京賦禮記曰孟春之月天子駕蒼龍載青旗躬耕帝籍又曰昔天子為籍

田千畝冕而朱紘躬耕秉耒鄭玄周禮注曰朱紘以朱組為紘一條屬兩端也**將使杏花莠葉耕**

獲不愆於是耕也獲收苗也愆失也善曰犯勝之書曰杏花始華榮輒耕輕土弱土望杏華落復耕之輒蘭之此謂

一耕而五獲呂氏春秋曰冬至五旬七日莠始生莠者草

之先者也於是始耕高**清明**犬**冷風**述**遵無廢**良曰明田

誘曰莠莠莆水草也**清明**犬**冷風**述**遵無廢**中為隴廣

尺深尺所以停水以潤田故云清畝冷風所以養苗明述

其義使人法之農事無廢也遵法也善曰呂氏春秋后稷曰凡耕之道畝欲廣以平明欲小以清又曰正其行通

其風夫必中央師為冷風高誘曰冷風和風所以成穀也

史決也必於苗中央師**而釋耒**對**佩牛相訟**莫反向曰釋

師然肅冷風以播長也**而釋耒**對**佩牛相訟**莫反向曰釋

耕具也漢書曰龔遂見人佩刀劍者謂之曰汝何為佩牛

耕不起田畝言刀劍可以易牛而耕也此云有惰業之人

不復知改也善曰鹽鐵論曰儒者釋耒耜而學不驗之廢

語漢書曰龔遂為渤海太守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

牛賣刀買犢何為帶牛佩犢杜預左氏傳注曰訟綠也

兼貧擅富浸以為俗銚曰富家兼并貧人常奪其利以自

日以毀壞言兼并之家可以壞國如此也善曰漢書曰

兼并之塗李奇曰謂大家兼役小人富者兼役貧民說文

曰擅專也風俗通曰子不以從今為孝**若爰井開制懼驚**

擾愚民翰曰爰易均田也言欲使人易田開其制度以上

日民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

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

易下田休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賈逵國語注曰**渴**音赤

爰易也周禮曰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也**渴**善本

作**鹵**魯**可腴**恐時無**史白**濟曰渴鹵薄地也若使此地可

為**鹵**魯**可腴**恐時無**史白**致膏腴恐則時無吏起自公為

為**鹵**魯**可腴**恐時無**史白**致膏腴恐則時無吏起自公為

為**鹵**魯**可腴**恐時無**史白**致膏腴恐則時無吏起自公為

渠引水溉之也善曰史記曰史起引漳水溉田鄴民歌之曰史漳水兮灌鄴旁終古焉鹵兮生稻梁又曰秦中大
夫白公復為秦穿涇水注渭溉田四千餘頃因曰白渠也興廢之術矣陳厥謀尚書序曰咎繇矢厥謨孔安國曰矢陳也善曰

又問議獄緩死大易深規良曰大易易也易云君子以議獄緩死議其輕重之愔以緩赦

刑人命深重也規則也敬法卹刑虞書茂典向曰虞

也舜典云欽哉欽哉惟刑之卹哉欽敬恤憂茂盛也敬法憂刑恐其不中此為盛典自砥俗澆弛氏

法令滋彰銑曰氓民也弛廢也言民俗澆薄廢本逐末也

許慎淮南子注曰澆薄也澆與濩同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也肺石少不寃之民善本

字棘林多夜哭之鬼韓曰周禮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者

立於傍主司牧之春秋元命包云樹棘槐聽訟於其下鬼哭謂誅無辜也言寃人且多復有無辜者善曰窮民天

民之窮而無告者漢書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為不寃周禮曰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

男位焉楚辭曰荆棘聚而成林尚書璇璣鈴曰鬼哭山鳴鄭玄曰鬼哭誅無辜也山鳴聽不聰之異也王隱晉書司

直劉隗奏曰懷情抱恨雖沒不亡故有預霜之應夜哭之鬼朕所以明發動容具食興

慮濟曰明發謂夜待明也具食晚食也言見此刑法未中

不寐尚書曰文王自朝傷秋茶之密網惻夏日之嚴威銑

茶草也其葉繁密謂刑法酷暴亦如之又如夏日赫然威嚴可畏也網刑也言如張網者也善曰鹽鐵論曰秦法

繁於秋茶網密於疑脂左氏傳鄭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趙盾夏日之日也杜預曰夏

日可畏冬求念盡冠緬追刑厝良曰盡盡其衣冠使異於

日可愛之人皆不犯故求念之周成王康王刑厝不用厝置也故

遠追之緬遠也善曰墨子曰盡衣冠異章服謂之戮上

世用戮而民不犯賈逵國語注曰緬思貌也紀徒以百鍰年曰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

環輕科反行李葉四支重罰爰創前古向曰徒但也百鍰金刑以金贖罪者

周穆王有此刑科李葉則穆王時四支謂墨劓宮割也爰於創始也前古謂周也善曰尚書呂刑曰穆王訓夏贖

刑墨辟疑赦其罰百鍰孔安國曰六兩曰鍰鍰黃鐵也張孟陽七哀詩曰李葉喪亂起呂氏春秋曰越王勾踐曰孤

雖首足異處四支布裂周禮曰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

也百訪游禽於絕澗作霸秦基善曰韓子曰童闕于為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深澗峭如

廣深百仞因問其左右人曰嘗有人入此者乎對曰無有牛馬犬彘嘗有入嬰兒盲聾狂勃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牛馬犬彘嘗有入

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闕于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法無赦也猶入澗之必死則民莫敢犯何為不治鄭玄周禮

注曰凡鳥獸未孕曰禽史記曰趙氏之先與秦共祖然則以其共祖故雖趙亦號曰秦翰同善注歌雞鳴

於闕下稱仁漢牘公少女緹縈詣闕歌雞鳴之詩上書曰

妾父為吏皆稱清平今坐法當刑妾傷死者不可復生雖欲改過自新亦無由也妾願入為官婢以贖父罪使得自

新書奏文帝憐悲其意遂赦之令天下除肉刑故稱漢文帝為仁列於史曠善曰班固歌詩曰三王德彌薄惟後

用肉刑太倉令有罪就逮長安城自恨身無子與急獨煢煢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復生上書詣北闕闕下歌雞鳴憂

心摧折裂晨風激揚聲聖漢孝文帝惻然感至誠百男何憤憤不如一緹縈列女傳曰緹縈歌雞鳴晨風之詩然雞

鳴齊詩冀夫人早起而視朝晨風秦詩言未見君而心憂也二途如爽即用兼通昌言

所安朕將親覽齊曰二途謂一用峻法一用寬法如有所非爽不能必行則寬猛兼而用之明所安

者何也昌明也善曰輕重二途似如差爽就具用也彼此兼通言俱濟時尚書曰禹拜昌言孔安國曰昌當也漢

書問董仲舒曰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又問聚人曰財次政曰貨良曰財者人之所資故利之而聚書云一曰政二曰貨次於政

下故曰次貨者通萬物之名善曰周易曰何以守位泉曰仁何以聚人曰財尚書曰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也

流表其不匱懋遷通其有無善本作亡字向曰表比匱乏也財貨比之泉流使其不乏

懋勉也謂遷有貨至於無貨之處以遂其利皆勉力爲之
善曰漢書曰貨流於泉布於布如淳曰流行如泉也尚書
帝曰貿遷有既龜具積寢緡見疆舉專用具寶用龜比今
之用錢以緡繩貫穿之積寢謂積世寢廢也緡繩皆繩也
息也漢書曰武帝初竿緡錢季斐曰緡絲以貫錢也
管子曰凶歲羅釜千緡孟康漢書注曰緡錢貫也
茲多銷漏參三倍良曰謂用錢年代多則銷磨欽漏或復參
分或至一倍也下貧無兼辰之葉中產闕淳歲之貲銑曰下貧謂
兼辰謂兩同也中產謂中平之生者府歲謂再歲也貲猶
用也善曰周書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妻子非其妻
子也班固漢書文帝贊曰上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
金曰百金中民十家產也左氏傳晉游飢字書曰淳仍也
惟瘼莫卹隱無捨矜歎不濟者思而病之憂隱於心不捨
哀矜嗟歎之至也善曰毛萇詩傳曰瘼病卹病卹隱於心不捨
也國語祭公謀父曰勤恤人隱而除其害也上帝溥臨賜

朕休寶

善本寶下有命字

邛

斜之谷開而出銅

濟曰言上天廣臨下民賜我美

寶山中開而出銅也帝天溥廣朕我休美也邛斜蜀中山名善曰漢書曰上帝溥臨不異下防也齊春秋曰求明

八年蜀郡太守劉俊啟上曰南廣郡界蒙山有銅坑掘則得銅其利無極上疑之也且有後命事茲

容範翰曰謂此銅後將命工人事此銷法而用之爲錢以

齊侯肱將拜孔曰且有後命也禮記孔子曰然斤範金合土

鄭玄曰範鑄充都內之金紹圓府之職良曰金錢也紹繼

作模器用也府圓法圓法錢也今將繼太公之職事善曰相子新但赤

論曰漢宣以來百姓賦錢一歲餘二十萬藏於都內

大深巧學之患榆莢難輕重之權向曰赤大錢也以赤銅

鑄者深以爲患榆莢亦錢也漢時以秦錢重難用更爲榆莢錢而後甚多而益輕也言今欲鑄錢赤大榆莢輕重難

爲權宜也善曰言今欲爲錢若赤大則姦巧學鑄深爲可患榆莢則輕重兼用難可準平漢書曰民多姦錢而公

鄉請令京師鑄官赤仄一當五如淳曰以赤銅為其郭也漢書曰漢興以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榆莢錢如淳曰如榆莢也國語曰周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量貨幣權輕重以救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亦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幣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平有子權母而行韋昭曰重謂母輕謂子權平也若物直千二而母當一千開塞所宜悉心以對則子二百平之也應劭曰其輕重也

又問治歷明時昭遷革之運

知帝王遷變改易之運善

日周易曰君子以治歷明時毛詩曰去殷之惡就周之德周易曰湯武革命也改憲勅法審刑德之原濟曰帝王之興改其法度者當法其刑德之本而行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永平詔曰春秋保乾圖云三百年外曆改憲史官用太初鄧公平術有餘分一在三百年之域行度轉差浸以繆錯瑛璣不正文象不替冬至

之日日在斗二十二度而歷以為牽牛中星先立春一日則四分數之立春也而以折獄斷大刑於氣已迂用望平和隨特之義益以遠矣今改四分以遵於堯以順孔聖奉天之文宋均保乾圖注曰三陽而陽備備則宜改憲憲法也易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分命顯於唐官文保炳於鄒說歷數之事善曰尚書曰分命義仲宅嵎夷曰賜谷又曰分命和仲宅及嵎夷廢職昧谷虧方乃命義仲西曰昧谷鄒說未詳及嵎夷廢職昧谷虧方乃命義仲嵎夷嵎夷山名日出處也廢職謂夏義和涵淫廢時亂曰也昧谷日入處虧方謂天其方位善曰言司歷之官廢也嵎夷昧谷漢秉素祇之徵魏稱黃星之驗向曰漢高祖已見上文

常執此以自負故云秉素祇也秉執祇神徵應也魏氏將興乃有黃星見於楚宋問驗亦應也善曰言五德之次亡也魏志曰初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遼東殷墟善天文言後五十歲當有真人起於梁沛之間其鋒不可當至是凡五十年而太紛諍空軫疑論無歸銑曰謂律歷阻破表紹天下莫敵也

理紛諍其事者甚多而疑論竟無所指善曰方言曰軫戾謂相乖戾也朕獲纂洪基思弘

至道固高紀述曰纂堯之緒爾雅曰纂繼也曹植魏德頌

尚書序曰恢弘至道也庶令日月休徵風雨玉燭齊曰言

光輝義而相應風雨四時和順也善曰尚書曰休徵日

月之行則有冬有夏爾雅曰春為青陽夏為朱明秋為白

和謂之玉燭也克明之旨弗遠欽若之義復還於子大

夫何如哉良曰克能旨美也堯命羲和欽若昊天言今欲

復還於理何哉言可致此道乎子大其驪翰改色寅丑殊

建別白書之濟曰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驪黑馬也建寅

白馬也建丑月為正今十二月也言夏殷黑白改色寅丑

殊建其何為可分別明白書之善曰漢書董仲舒對策

宋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

王元長

問秀才朕秉錄御天握樞臨極翰曰秉執也錄符也天子

極北斗第一星握此以臨八極者以取萬物所仰而知四

時之不失也善曰尚書璇璣璣鈐曰河圖命紀也圖天地

帝王終始存亡之期錄代之矩錄輿錄同也周易曰時乘

六龍以御天易通卦驗曰遂皇氏始出握機矩鄭玄曰遂

皇遂人也但持斗機運轉之法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

第一星天樞論語素王受命識曰王者受命布政易俗以

御入五辰空撫九序未歌九序謂六府三事也六府謂水

火金木土穀三事謂正德利用厚生也書云九功惟叙九

叙惟歌令未歌者謂其未治善曰孔安國曰百官皆撫

順五行之時至於思政明臺訪道宣室銖曰明臺明堂也

室謂漢召賢良之殿名也善曰管子曰黃帝立明臺

之義上觀於賢也漢書曰文帝思賈誼徵之至入見上方

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蘓林曰宣室未央前止室也若墜之惻每勤如傷

之念恒軫

良曰今惻愴哀念每勤勞而軫痛也善曰尚書曰民墜塗炭孔安國曰若陷泥墜火左氏傳

逢滑曰國之興也視人如傷故恤貧緩賦省倭慎獄向曰許慎淮南子注曰軫轉也

人寬賦稅省絲役慎刑獄幸四境無虞三秋式稔濟曰四善曰應劭曰絲者役也

備之事謂不起甲兵三秋之稼用有豐稔也虞度也善曰尚書曰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秋有三月故曰三秋元

命苞曰陽氣數成於三故時別三月宋衷曰四時皆象此類不唯秋也廣雅曰年稔秋穀熟也而多黍多

徐杜不興兩穗之謠無褐無衣必盈七月之歎翰曰徐稻月詩云無衣無褐何以卒歲言今必多此歎者盈多也

善曰毛詩曰豐年多黍多稌東觀漢記曰張堪字君游為漁陽太守勸民耕種以致殷富有百姓歌曰

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為君政樂不可支豈布政末優將疲善本作民難業

善曰問豈由布政治之未優洽將為善曰毛詩民難業疲弊之民難成產業也

曰敷政優優百禄是遒登爾於朝是屬宏議罔弗同心以周禮曰以國土教罷民

匡厥辟朝是屬望大議以安治天下無不同心正其君也善曰漢書詔策晁錯曰登大夫于朝

親諭朕志難蜀文曰持崇論宏義也又問惟王建國惟典命官向曰惟辭也建立也典常也言

善曰周禮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尚書堯典曰乃命羲和上叶星象下符川嶽合符同

海上三公又象五嶽也善曰春秋漢舍孽曰故三公象五岳九卿法河海三公在

必待天爵具脩人紀咸事然後必才授位善本作揆務分司翰曰仁義忠信禮樂曰天爵人

可從於主事然後因才以授其位度事以分其司主也善曰孟子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

人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漢書詔策公孫弘曰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公孫弘對曰天地無

善曰孟子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漢書詔策公孫弘曰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公孫弘對曰天地無

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是以五正置於朱宣下

民不忒歷正玄鳥司分伯趙司至青鳥司開丹鳥司閉此

五王也朱宣則少昊之號也忒差也言下人皆不差失

善曰左氏傳郊子謂昭子曰少皞摯之立鳳鳥適至故紀

於鳥鳥師而鳥名五雉為五工正河圖曰大星如虹下流

華渚女節意感生白帝朱宣宋均曰朱宣少昊氏鄭玄孝

經注曰九工開於黃序庶績其凝良曰工官也黃帝將興

有五又有同德者四人以五合四為九官也黃序則黃帝

也庶衆績功凝成也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

濟濟相讓和之至也應劭尚書禹作司空弃作后稷契作

司徒咎繇作士垂作共工益作虞伯夷作秩宗夔作典樂

龍作納言凡九官皇甫謐帝王世紀曰舜始即真改正朔

以土承火色尚黃尚書中候所謂建黃授正改朔尚書咎

繇曰庶績其凝孔周官三百漢位兼倍銑曰周建官號有

安國曰凝成也周官三百漢位兼倍銑曰周建官號有

倍之善曰禮記曰有虞氏之官五十夏后官百殷官二

百周官三百漢書曰秦立百官漢因循不革自佐史至丞

相十三萬三百八十五歷茲以降游情善本作寔繁歷從

入今云兼倍略言之耳

茲此降下也謂從漢至齊游散之官怠惰之職者實繁多

也善曰孔叢子趙王曰仲尼大聖自茲以降世業不替

禮記曰垂綏五寸游惰之士鄭玄若閑冗畢善本作弃則

曰惰游罪人也尚書曰寔繁有徒

橫去議無已翰曰冗散之官言若閑散之官盡為弃廢則

省閑冗與時消息昭惠恤下文類漢書注曰冗冕笏不澄

散也孟子曰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也

則坐談彌積向曰冕笏官之服飾也若官不事澄清之道

志郭嘉說太祖曰何則可脩善詳其對銑曰則法言用捨

劉表坐談容耳

行之善為詳審以對我也善曰家語孔子曰欲善則

詳王肅曰欲善其事當詳慎之毛萇詩傳曰詳審也

又問昔者賢牧分陝良守共治濟曰賢牧分陝謂邵公也

周公主之自陝以西邵公主之表煥與曹植書曰邵公與

周公俱受分陝之任漢書曰孝宣躬親萬機勵精為治常

稱曰與我共治者下邑必樹其風一鄉可以為績良曰言其唯良二千石乎必樹其風化也五州為鄉萬二千五百家也績功也善曰論語曰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鄭玄曰武城魯之下邑尚書曰章善輝惡樹之風聲一鄉謂桐鄉也漢書曰朱邑為桐鄉嗇夫廉平不苛及死子非之桐鄉人為邑起冢立祠至有且撫鳴琴日置醇酒善曰呂氏春秋曰宓子賤治單父彈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漢書曰曹參代蕭何為相國日夜飲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度之欲有言復飲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翰同善注文而無害嚴而不殘故能出人於貼鹽危之城濟善本俗於仁壽之地良曰賢吏雖守文嚴肅而不殘暴於下故能濟出臨危之人俗為仁義故使人登壽考也貼臨也城亦猶地也善曰漢書曰蕭何以文母害為沛主吏掾音義曰文無所枉害也漢書曰傳不疑為吏嚴而不殘也貼危已見謝眺八公山詩漢書王吉上疏曰陛下毆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是以賈誼有言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也是以賈誼有言

善本有下之有惡吏之罪也銑曰吏之仁賢黎民不犯吏之不善則民有惡則吏之罪

也善曰賈子曰吏能為善則人必能頃深汰太珪符妙簡

銅墨濟曰頃猶向來也汰謂沙汰珪符謂刺史銅墨謂縣令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詔書沙汰刺史二千石以

賈琮為冀州刺史說文曰汰簡也汰達蓋切周禮曰上公之禮執珪諸侯之禮執信珪諸伯執躬珪漢書曰文帝

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潘安仁夏侯湛誄曰妙簡邦良爾雅曰簡擇也漢書曰縣令長皆秦官秩六百石以上

皆銅印而春雉未馴秋螟不散良曰魯恭為中牟令是時郡國螟傷苗稼而獨不入

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觀之親與恭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兒童親曰何不捕之

兒曰雉方育子也親乃曰所以來者察君之迹爾虫不犯境一異化及鳥獸二異童子有仁心三異也言今雖沙汰

刺史奴簡縣令而春雉且未馴秋螟復不散入在朕前湊也馴行也螟蟲所以食苗者善同良注

其智略出連城守闕爾無聞銑曰漢虞丘壽王為東郡守有詔賜壽王書曰子在朕前

之時智略輻湊及十餘城之守職事並廢甚不稱在豈薪
前時何也言今所選刺史縣令亦如此善同說注

橫由之道未弘為網羅之目尚簡翰曰橫積弘大簡畧也

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今為一月之羅無可得鳥言求
賢不廣何由得賢者也目網孔也言今之求吏未得賢者

豈薪積之未久為復網羅之目尚畧
善曰毛詩曰芄芃

械撲薪之橫之毛甚曰山木茂盛萬人得而薪之賢人衆
國家得用蕃興也曹子建書曰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

揚於河朔吾王設天網以該之孔安國尚書傳曰簡略也

悉意正辭無侵執事向曰悉盡也無侵執事謂無恐侵誤
漢書詔策晁錯曰大夫其正論毋
枉執事音義或曰毋為有司枉撓

又問朕聞上智利民不述於禮大賢疆國罔圖惟舊銑曰

之人且利於民而不述於禮大賢之人疆於國無謀於舊
法皆取權宜以為制度但利民疆國而已
善曰史記商

君說秦孝公曰聖人苟可以疆國不
法其故苟可以疆民不脩其禮也
豈非療飢不期於鼎

食拯溺無待於規行濟曰權宜應時之理豈非飢者不擇
規行矩步不可以救火拯溺也

貴救之而已善曰毛詩曰泌之洋洋可以樂飢鄭玄曰泌
水洋洋然飢者見之可飲以療飢療音義與療同家語曰

子路南游於楚列鼎而食抱朴子
是以三王異道而共昌

五霸殊風而並烈良曰三王謂夏殷周也五霸晉文齊桓
謂殊其風化霸長烈盛也善曰淮南子曰五帝異道而德

履大亦三王殊事而名施後世左氏傳賓媚人曰五伯之
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杜預曰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

韋周伯齊相晉文戰國策趙王謂趙文曰三代不同服而
同俗而政

今農戰不脩文儒是競翰曰脩王也今用農及
戰而尊論衡曰上書自記者文儒也夫文儒之力過儒生

之人皆相馳競
善曰商君書曰國待農戰而安君待農

弄本徇末厥弊滋多向曰徇求厥其也善曰漢書詔
史也

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
李奇曰本農也未賈也
昔宋臣以禮樂為殘賊漢主此文

章於鄭衛清曰宋臣謂墨翟也漢主謂宣帝也鄭衛謂淫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墨子非之幾過刑也墨子賤禮樂而貴勇力貪則為盜富則為賤治世反是漢書曰宣帝數從王褒等所幸宮觀輔為歌頌議者多以為滯靡不急上曰辭賦大者與詩同義小者辭麗可嘉譬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也豈欲非聖無法將以既道而權銑曰賤禮欲非先聖之道而以為無法乎以窮道而權時之宜既猶窮也善曰孝經曰非聖人者無法論語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公羊傳曰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今欲專士女於耕桑習鄉閭以弓騎良曰今欲專男土為耕女士為騎以備戰也善曰孝經鉤命使曰耕桑得利究年受福史記曰趙武靈王胡服以習騎射也五都復而事庠序四民富而歸文學成曰五都謂臨淄宛洛邯鄲欲先農戰後庠序待民富歸文學之道庠序亦學漢書曰王莽於五都立均官更各雒陽邯鄲臨淄宛成都

五都市長皆為五均司市師又曰平帝立學官鄉曰其道庠序曰序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其道奚若爾無面從向曰奚何若如爾汝也面謂對面順從而面從也

又問自晉氏不綱關河蕩析翰曰不綱謂失其紀綱也關之善曰班固漢書述曰秦人不綱網漏于楚王隱晉書曰石季龍死朝廷欲遂蕩平關河尚書盤庚曰今我民用蕩析離宋人失馭淮汴崩離濟曰宋人宋帝也失馭謂亂居也二水名善曰荅賓戲曰王塗蕪穢因失其御應劭漢書注曰汴水在滎陽西南論語子曰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朕思念善本作舊民永言攸濟銑曰舊民謂晉宋經離亂所也善曰毛詩曰永言孝思尚書曰故選將開邊勞去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去來良曰選軍將開邊境慰勞百姓之勤苦賜來其安集復居者使安散者使集善曰漢書嚴尤上疏

曰武帝選將練兵深入遠戍又班固曰武帝廣開三邊加
毛詳序曰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力
以納款通和布德脩禮我則布德以悅之脩禮以制之
善曰納其款關之誠而通其和好之禮漢書曰匈奴呼韓
邪單于款五原塞遣名王奉獻始和親呂氏春秋曰季春
之月天子布德和惠孫卿子曰管仲為政也歌皇華而遣使
者也未及修禮故脩禮者王為政者彊也
賦膏雨而懷賓翰曰詩云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皇華美
之范宣子賦黍苗武子再拜曰小國之仰大國也知百穀
之仰膏雨也言今有外蕃懷德來賓亦仰我如膏雨善
曰周禮曰二日教職以安邦國以懷賓客也
所以關洛動南望之懷獫狁夷遽
北歸之念濟曰關秦也洛洛陽南望謂亂已下齊都江南
家之念善曰王逸夫危葉畏風驚禽易落銑曰危葉謂
楚辭注曰遽競也秋木之葉落
霜而畏風鳥之驚擾聞弦乃落此喻北齊後魏也善曰漢
書上曰單于待命加慢今欲攻之如何王恢曰草木遭霜

者不可以風過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今擊之單于可禽
淮南子曰使葉落者風搖之也戰國策魏謂春申君曰日
羸以更羸謂魏王曰臣能虛發而下鳥有鴻鴈從東方來更
羸以虛弓下之王曰射爾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其飛徐
者創痛也悲鳴者久失羣也故創未悲而驚心未去聞弦
音而高飛故創怯今臨武君嘗為秦孽不可為秦之將
無待干戈聊用辭辯良曰言其易為誅伐片言而求三輔
一說而定五州向曰三輔後魏所都五州北齊所據片言
扶風曰三輔豫青徐兗冀州曰五州善曰漢書曰內史
武帝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主爵中尉更名右
扶風是為三輔五州已見斯路何階人誰或可進謀誦志
以沃朕心翰曰斯路詞辯之路何階言斯路何以及之誰
曰階因也言進嘉謀當謂頌汝志以沃帝心也周禮曰擇
人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鄭玄曰以王之志與政事論說
諸侯擇音探廣雅曰誦言也然彼言王志與此
微殊不以文害意也尚書曰啟乃心沃朕心

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三首

善曰何之元梁典曰天監武帝年號也

任彥升

銑曰天監梁帝年號

問秀才朕長驅樊鄧直指商郊

濟曰樊鄧地名商郊紂都也而齊東昏侯無道比之

於紂善曰商喻齊也史記樂毅書曰輕卒銳兵長驅至國漢書朱買臣曰發兵解海直指泉山尚書曰武王朝至

于商郊也因藉時來乘此歷運齊禪位於帝故曰時來而乘此

歷數運會也善曰魏志劉廙上疏當哀求念猶懷慙德

日臣遭乾坤之靈值時來之運也當哀求念猶懷慙德

禮記曰天子當衰而立尚書曰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何者百王之敝齊季斯甚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漢承百王之敝季衣冠禮樂掃地無餘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漢承百王之敝季衣冠禮樂掃地無餘餘者善曰衣冠制度禮樂軌儀皆見廢棄故無餘也班固漢書彫斲善本作剗方

贊曰秦滅六國而上古遺烈掃地盡矣彫斲善本作剗方

經綸草昧

銑曰勝斷剗方飾圓方也經營綸理也草昧謂造物之始如於冥昧也言欲營理造禮樂也

善曰漢書曰漢興破觚而為圓斲珣而為模蘇林漢書注曰剗角之剗與剗剗同周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又曰

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鄭玄採三王之禮冠履粗分因曰造成也草創昧昧爽也

六代之樂宮判始辨帝曰三王夏殷周也粗略也六伐黃卿大夫也言上下禮樂畧有分辯

善曰周禮曰王宮懸諸侯軒懸卿大夫判懸士特懸而百度草創

倉廩未實良曰百度法制也草創始也言法制造始倉倉廩實知禮節

若終畝不稅則國用靡資翰曰若不稅賦百姓則國家所用無資也靡無也善曰國語曰王耕三推之庶人終于畝禮記曰古者公田籍而不稅毛萇詩傳曰資財也

百姓不足則惻隱深慮銑曰惻隱內憂於心善曰論語有君孰與足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仁也惻隱者仁之端

每時入芻蕘歲課田租芻蕘

君孰與足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仁也惻隱者仁之端

每時入芻蕘歲課田租芻蕘

草也以供廐馬之食課斂也善曰漢舊儀曰民田租芻蕘而給經用也尚書曰百里納蕘愀子無疾

救懷如憐赤子向曰愀然憂色變也疾病也言憂如病在懷曰赤子嬰兒言憐下民如此善曰禮

記曰哀公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月賦曰愀焉疾懷尚書曰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也今欲

使朕無滿堂之念民有家給之饒濟曰一人向隅則滿堂不樂言今下民未安欲

令其安使我無不樂之念人皆有資給之足可得乎饒足也善曰諡苑曰古人於天下也譬一堂之上今有滿堂

飲酒有一人獨索然向隅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也鄧漸折子曰聖人逍遙一世之間而家給人足天下太平也漸

登九年之蓄稍去關市之賦統曰九年耕有三年之蓄以少至多故云漸登蓄積也古

者統關市謂出入由關市之門者稅錢今將去之何乎善曰禮記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周禮曰以九賦斂財

賄七曰關市之賦鄭玄曰賦謂口出泉關市謂占會百物也子大夫當此三道利用賓

王翰曰三道謂國體人事直言也利用賓王謂戈可以利於時用為帝王之賓客善曰三道賓王已見上文

斯理何從佇聞良說良曰此理何從謂少賦統求國家足用百姓不足此理何從而致佇立待

也良善也善曰顏延之策秀才文曰發興之要敬侯良說

問朕本自諸生弱齡有志向曰諸生謂諸書生少時有志於學也善曰鍾離意別傳曰

嚴遵與光武帝俱為諸生禮記孔子曰大閑戶自精開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立未之逮而有志焉

卷獨得濟曰精專於學開書卷而獨得其趣善曰楚國先賢傳曰孫敬入學閉戶牖精力過人太學謂曰

閉戶生入市市人相語閉戶生來不忍欺也陶潛誡子書曰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九流七略頗掌

觀覽六藝百家庶非牆面翰曰百家謂諸子九有一百八十九家言百舉其大數庶近也

牆面謂面向牆而無所見者言我好學近非此流也善曰漢書曰九流有儒家流道家流陰陽家流法家流名家

流墨家流從橫家流雜家流農家流又曰劉歆總羣書而奏其七畧故有輯畧有六藝畧有諸子畧有詩賦畧有兵

書畧有數術畧有方技畧廣雅曰頗少也周禮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

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淮南子曰百家異說各有所出
論語子謂伯魚曰汝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
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雖一日萬機早朝晏罷聽覽之暇三餘靡失
向日靡無也善曰尚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墨
子曰早朝晏罷斷獄治政也上林賦曰朕以覽聽餘閑無
事弃日魏畧曰董遇字季真善左氏傳從學者云若渴無
月遇言當以三餘或問三餘之意遇言冬者歲之餘夜者
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上之化下草偃風從惟此虛寡弗能動俗
言上之化下如草之偃卧必從於風而我好學虛寡弗能
得動於時俗惟此帝自謂也善曰論語子曰君子之德
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蔡邕琴操曰昔紫衣賤服猶化齊風
邕姜肱碑曰至德動俗邑中化之昔紫衣賤服猶化齊風
善曰翰子曰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時十素不得
一紫公患之告管仲曰君欲止之何不自誡勿衣也謂左
右曰甚惡紫臭公曰諾於是即中莫衣紫其明日長纓鄒
國中莫有衣紫三月境內莫衣紫也良同善注長纓鄒
好且變鄒俗之因自斷之而國中皆亦不服也上之化下

自如此者善曰雖德慙往賢業優前事向曰言以德薄
出韓子同翰注

則優於前事意且夫搢紳道行祿利然也濟曰搢紳官服
欲儒學化下也

行者蓋以祿利之使然也善曰封禪書曰因維搢紳先
生之畧術班固漢書贊曰大師衆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

然朕仰善本作心駿骨非懼真龍王曰古之君有以千金
也

市千里馬者三年不得入請求之三月得馬已死矣買其
骨以五百金君大怒之人曰死馬骨且市之況生馬乎天

下必以王為好馬矣於是不能替年千里馬至者二今王
誠願致士請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者也莊子曰子張見

魯哀公哀公不禮去曰君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
也葉公好龍室屋彫文盡以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

頭於牖掩尾於堂葉公見之弄而退走失其魂魄五色無
主是葉公非好真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也今君之好士

也好夫似士而非士也輜輶青紫如拾地芥良曰輜輶車
士者銑同善注輜輶丁青紫如拾地芥也青紫貴位

之服也莽草也言好學明於經術以取貴位之服如似車
載之多也版之易如拾地草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袁紹

賓客所歸輜輶紫轂填街陌說文曰輶車前衣車後為輜漢書曰夏侯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爾言好學明經術以取貴位之服如似車載之多也取之易也如拾地草而惰

游廢業十室而九翰曰言學者懶惰游謂游戲以廢道業者十家有九善曰惰游已見上文抱

朴子曰秦降及季抄天鳴鳥蔑聞子衿不作濟曰周書云下欲反十室而九也鳴鳥蔑聞子衿不作收周鼎不及

者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此欲收教不自易勉之人不

及道義者化之恐不降意為之則功不成也且天子聖明

而功業成則鳳皇見不然則鳳鳥不至今人不自易勉為

學故鳴鳥無聞鳴鳥鳳也蔑無也善曰言古者收教不

及於道者故天下太平而鳳皇至學校廢則作子衿此刺

易弗及者造德弗降我則鳴鳥不聞毛萇詩傳曰蔑如也

詩序日子衿刺學廢也兩都賦序曰王澤竭而詩不作也

弘獎之路斯既然矣向曰弘大獎勸斯此也然猶其

寂寞應有良規鏡曰秀才猶如寂寞之中必有良善之規

叙冥應有良規摹使致善道而來見於目也道生寂寞故

言也善曰魏志明帝報王問朕立諫鼓設謗木於茲三

年矣良曰立鼓於朝有欲諫君擊之設謗木於闕有誹謗

使人擊之武帝立之已三年矣善曰鄧析子曰堯

置欲諫之鼓舜立謗謗之木此聖人也比雖輻湊闕下多非政要曰伏青規

善本作罕能切直翰曰言諫人多非政惡曰伏於庭希能

諫者伏其上善曰文子曰羣臣輻奏張湛曰如衆輻之

集於轂也范曄後漢書曰詔問蔡邕宜披露得失指陳政

要也漢書曰史丹直入卧内頓首伏青蒲上應劭曰以青

規地曰青蒲桓子新論曰切直忠正則沒黯之敢諫爭也

將齊季多諱風流遂往向曰將謂齊末法人多所忌諱此

日將且也老子曰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貪淮南子曰將謂

晚世風流終敗禮義廢上林賦曰遂往而不反矣

朕空然慕古虛受弗弘向曰將謂我空有慕古之志而虛

日漢書曰王莽好空言慕古法多然自君臨萬寓介在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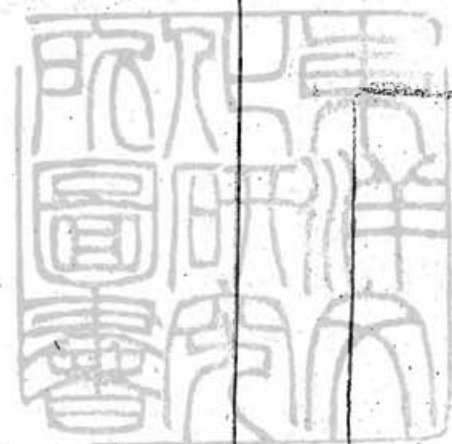
封爵人周易曰君子以虛受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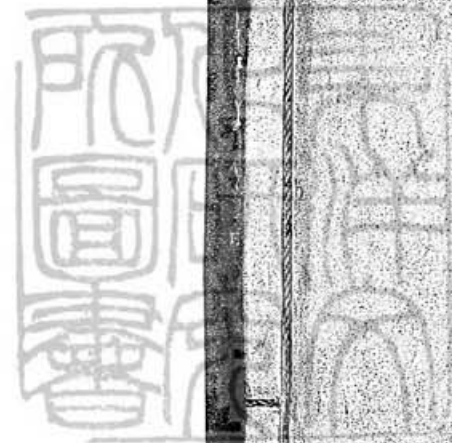
善

善本作上翰曰寓國介獨也善曰左氏傳子囊曰赫赫
民字上楚國而君臨之方言曰介特也漢書宣帝詔曰
朕承洪業託于何嘗以一言失旨轉徙朔方善曰徙遷也
士民之上也漢書曰蔡邕上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
之悉宜語左右事遂漏露程璜遂使人飛章言邕於是下
邕洛陽獄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髡五髡耻耻仕有違論翰左
校翰曰季膺為河南尹宛陵大姓羊元羣有賊罪膺將罰
之元羣乃行賂於官豎膺乃坐論輸於左校睚眦不和
貌輪役也言從役於左隊之中善曰漢書曰原涉好眦
睚於塵中論輸謂論其罪而輸作也漢書陳萬年傳曰論
輸府下范曄後漢書曰李膺為河南尹時宛陵大姓羊元
羣罷比海郡賊罪狼藉膺表欲罰其罪元群行賂官豎膺
反坐輸作坐校漢書曰將而使直臣杜口忠謹絕路善本
作少府有左流令丞也善曰漢書鄧公謂景帝曰將恐弘
絕銑曰杜塞讜正也善曰漢書鄧公謂景帝曰將恐弘
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怨聲類曰讜善言也將恐弘
長之道別有未周向曰言我雖不韋有讒邪所為而直臣
忠正絕路恐大長之道有所不周善

曰韓詩曰將恐將懼薛君曰將辭也檀道鸞晉陽善
秋曰謝安為桓溫司馬不存小察盡弘要之風也善
作意以陳極言無隱良曰悉盡也言盡以心陳無有所隱
字極言無有所諱周書曰善曰漢書曰哀帝使傳喜問李尋曰
慎問其故無隱乃情也

文選卷第三十六 終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